

儀禮正義

冊八

儀禮正義十八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公館賓

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

疏

正義曰自此至賓退言明日賓將發君往拜賓賓來請命

之事

○敖氏云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張氏爾岐云館賓者拜賓於館也注云為賓將去親存送之云云此釋所以至賓館之由也謝聘

君之意即下拜聘享等是也云公朝服者前行聘享于廟主相尊敬故服皮弁此館賓禮輕故知朝服也賓辟不敢受主

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

楊氏俱有主字諸臣之家諸下徐本通解俱有侯字張曰疏無侯字從疏○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者主國君尊故不敢受其

見己之禮云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者前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此亦與彼同乃變文言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故不敢言

不見而言辟以致其敬也敖氏云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經以之為稱此辟字義與上文所云者異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

廟門乃下者賓館於大夫廟大夫家有大門入大門乃至廟門凡君至臣家車造廟門乃下亦尊卑之體宜然也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

為同等言之也敖氏以為外門非

上介聽命

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

老

疏

正義曰周禮司儀職曰公館客客辟介受命謂此又言遂送者即下所云送賓也賓辟而使上介聽命亦猶卿大夫勞賓賓不

見而使上介受雁也

注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者前覲時受士介幣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此聽命在門中

與相拜同知西面者君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之可知云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者擯是君之擯者君尊不自出辭故擯者贊之每一辭出則上介答以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也賓稱寡君之老者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鄭注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孔疏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孔疏蓋據此經言之然則玉藻之擯者即此經之上介矣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

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君與夫人有不能往拜於其國故特於館賓拜之送賓者館賓之後公自此不復見賓故特拜送之也注云拜此四事者君之聘享一也夫人之聘享二也問卿及嘗使至彼國之下大夫三也送賓四也張氏惠言云案記擯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蒿菴以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

之則似君總再拜非矣今案經云公皆再拜言皆則是每事拜之明矣張氏惠言說是也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己也言請命**疏**正義曰注意言此公退而賓從者以己不見不敢所尊者之意

乃言請命者以己不見不敢所尊者之意故須請命而後拜也周禮司儀曰客從拜辱於朝與此言請命不同者盛氏云此實拜辱而其辭則曰請命謙也周禮緣其意而此則據其辭所以異耳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日

朝明日客拜**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遂行下徐本有之字今案周禮禮賜遂行原文無之字云辭其拜也者謂辭賓之拜也然據周禮云拜辱則賓已實拜可知云退還館裝駕為日將發也者裝駕謂東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謂東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謂東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謂東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謂東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謂東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者皆

司儀職文此引以為日將發之證也明日拜辱之明日也彼注云禮賜謂乘禽詳下

右公館賓賓請命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發去乃拜乘禽明己受賜大小無不識

疏正義曰自此至送

君贈送之禮○乘禽詳下記張氏爾岐云他賜皆即拜于朝唯日歸乘禽不勝其拜故於發時總三拜之今案訝主國所使待事於賓客

者亦詳於下記聽之者賓拜于朝君不親見訝為之入告出報周禮掌訝職曰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又曰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是也○

注乘字校勘記云陳本通解俱誤作承己字張氏曰監本己作已從諸本今案此為人之己不當作己云發去乃拜乘禽明己受賜

大小無不識者乘禽微矣猶必拜之況大者乎然必發去乃拜者見己之受賜大小無不識於心也遂行舍于郊且宿

近郊自**疏**正義曰注云始發且宿近郊者敖氏云為當與主國為禮展於此也云自展於者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

前已駕僕展展於鄭注展於具視孔疏舊解云於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於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於車轆頭也皇氏謂於

是轆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轆二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為之鄭云具視謂徧視之今案彼是君禮故僕展於此卿大夫則自展於也

公使卿贈如覲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幣見為反報也今文公為君**疏**正義曰敖氏云

異於答君之節也褚氏云至此始贈賓見前之束紉專遺聘君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者贈是以物送行之名既夕注亦云贈送

也此臨行而有贈所以致二國之好左傳曰出有贈賄謂此云言如覲幣見為反報也者敖氏云如覲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存焉今案

贈如覲幣則不言反報而反報之意見焉云今文公為君者胡氏承

琪云公與君本為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

鄭不復 易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疏正

曰勞禮受于舍門內又償勞者此經云受于舍門外無償皆是著其

異於勞者爾其受幣之禮蓋與受勞同也注云不入無償明去而

宜有已也者此皆對勞言之勞在門內贈在門外是不入門也已止

也即禮有終之意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賓禮以郊勞始以贈

賄終且俱在近郊故云贈勞同節左傳每云自郊勞至于贈賄以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

眾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

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疏正義曰上使卿贈賓此使下大夫贈上

大夫親贈賓上介而使人贈眾介以其降等也亦為屬者不親受今

案周禮訝士中士為之此送至于竟之士疑即訝士詳前君使士請

下事 右賓行主國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 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 疏正義曰自此至拜其辱言使者反命 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 疏之事○校勘記云注使請反命於君 也請字陳缺右畔監本直作言嫌有罪惡嫌徐本作言誤使之將兵 釋文無兵字云一本作使之將兵兵則後加字案據公羊本文無兵

字陸說是逐而不納逐要義作遂云一本遂作逐監本作遂張曰鄭伯於高克不召使歸而已非逐也遂者謂遂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

也於義為得從監本案何休云隨後逐之則當作逐明矣張說殊迂注云郊近郊也者此使者歸而及本國之郊也初時受命遂行舍

於此故知為近郊也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者反命猶復命也郊人疑即郊遂之官高克事見閔二年公羊傳鄭引以證有罪惡不

可以入故又申之云此蓋請而不得入者鄭旁通傳記而為之說也其實自外而歸請而後入亦禮之常吳氏疑義云反命必請臣禮如

此蓋臣無突然見君朝服載旌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之理故必先請也朝服載旌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旌作膳

疏正義曰注正其二字校勘記云陳氏本倒云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者行時至郊脫朝服服深

衣今還至此去深衣仍服朝服是正其故行服也必朝服者以俟君命即入見君故云敬也褚氏云敖謂及郊乃載旌者出時受命至此

而斂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則知朝服稅舍之節矣襪又云於及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云古文旌作膳詳前

乃入禳祭名也為行道累歷**疏**正義曰注云禳祭名者案經云禳乃不祥禳之以除災凶入明是行禳祭乃入故知為祭名也

云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災凶者說文禳礫禳祀除厲殃也周禮小祝注禳禳卻凶咎今案禳訓除又訓卻卻亦祓除之意故云禳

之以除災凶此云乃入謂入國也下云乃入謂入朝也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

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

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

士介也言他疏正義曰前夕幣在寢門外朝此陳幣當亦在寢門外
容衆從者疏治朝也褚氏云西上敖謂賓公幣在西私幣次而東

上介幣又次之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為序是也注云皆否者公幣
私幣皆不陳者謂士介之公幣私幣皆不陳又降於上介之公幣陳

而私幣不陳也然據下注士介之幣亦載以造朝但不陳不告耳云
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謂此幣皆彼國

君臣所贈賜故陳之以為榮也云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者
謂賓之幣公私皆陳上介惟陳公幣士介之幣則公私皆不陳是於

尊者詳之卑者略之也云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者謂
此幣陳之之法如夕幣也又夕幣時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乃處

者之位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亦如夕幣也云其禮於君者不
陳者張氏爾岐云禮於君者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不陳之者

以使者將親執以告云上賓使者謂經所云上賓即使者也云公幣
君所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者案君所賜之幣以郊勞始以郊贈

終卿大夫之幣如食饗郊贈之類經皆可考賈疏東帛各加其庭實
一臚陳而多舛錯朱子嘗糾其誤今不備錄焉

皮左不加於其皮疏正義曰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者注意
矣不加於其皮上蓋不令相掩蔽以見其多也敖氏云上經云陳皮

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今案皮即庭實據經云東帛各加其
庭實則在皮上矣敖說似亦可從惟謂皮各重累陳之則非庭實不

皆用皮亦有用馬者此言皮左謂庭實若用皮則加於左皮上與夕
幣一耳焦氏以恕云案此禮見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幣也反命陳

幣也夕幣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展幣云陳皮北首西上
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此陳幣云東帛各

加其庭實皮左西為上者皮上左也則三處並同可知公南鄉告於

君君乃朝服正義曰注云亦者亦夕幣時也此陳幣禮與出門左南鄉夕幣略同故鄭據彼言之出門謂出寢門也卿進使

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

疏正義曰上介執璋屈纁不垂以事未至詳前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下吳氏疑義云玉藻曰執圭玉襲是執圭必襲此亦當如

聘時襲文不具耳賈疏以為賓執圭裼非注云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者前將行受命於朝時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

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此反命當與受命同故知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也經略故注補之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

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

某君某國君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疏**正義曰校勘記

名集釋敖氏俱作君字案作君是謂再拜三字陳閩監葛本通解俱脫君己二字閩監葛本集釋俱倒云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

者前受命于朝時使者入君揖使者進之注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故知此反命時君亦揖使者進之使者乃進反命也云某君某國君

也者若鄭君齊君之類云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者春秋時魯有桓宮僖宮故舉以為證云必言此者此字指某君再拜言云明彼君敬

君己不辱命者以奉命往他國行聘享禮而其君再拜受之其敬吾君如是則己之不辱君命可見矣宰自公左受玉

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疏正義曰注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疏者前受命于朝時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

使者使者受圭同面注宰就使者北面並受之案公南面左為東宰自公左授使者是在使者之東此自公左受玉明亦於使者之東同

面受之云不右使者由便也者凡授受之禮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則授者宜在受者之右今宰在使者之東是不右使者也故注以爲由便賈謂因東藏之便其實宰及使者面位反命與受命皆同惟受命時玉由宰授使者反命時玉由使者授宰故有不同不必以常禮拘也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於某君

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受上介璋賓受之也幣於某宮可知略之
疏賓受璋當亦垂纜而致命今案亦如之者謂其儀節與反命同宰亦自公左受玉也
注云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者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亦君命之今不言反命而言致命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此賈疏之說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王氏士讓云於君言反命此言致命亦所以明別似王說是致命當有辭經未言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者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不言可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
某子若言高子知故略之也

當以告君者上介取
疏正義曰此亦賓執之以告也賄幣東紉也鄰以授之賄幣在外也
疏君所以報聘者故先執以告公告後亦授宰藏之
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某謂賄者姓氏也春秋時齊有高子國子爲貴卿而見於經傳故舉以爲證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皆上介取以授之不獨璋由上介授也云賄幣在外也者上注云其禮於君者不陳此賄幣是禮於君者不在陳

禮玉亦如之
亦執東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幣之列故知在外也

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
疏正義曰注上介從取皮也毛本從作後玉東帛上介從取皮也

疏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作從通解作後

案通解於疏仍作從則注中後字偶誤耳今本遽從之謬矣云亦

執束帛加璧也者經云亦如之謂亦執以告公且授宰也禮玉即上

經禮玉束帛乘皮也言禮玉者省文耳彼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

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是禮玉即束帛加璧矣此亦禮於君者故執

以告公與賄幣同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亦倣上經言之也云宰

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乘皮以為庭實玉束帛宰受

之乘皮則士受之也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前行享時士受皮者自

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然故云如初

也云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者章氏平云案此注上介出

取與上經注賄幣在外上介取以授賓同但因上有左士介受乘皮

語故復本士介取皮之節言之謂上介出取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幣

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左士介受也

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疏正義曰禮玉以上皆其禮於君者此則

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疏使者所得幣也故至此始言之必執幣

者若以實其言也注云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者初禮賓則

郊勞幣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張氏爾岐云自郊勞至

贈行入度禮賓皆有幣執郊勞之幣而歷舉其全以公曰然而不善

告也今案由勞至贈幣不勝執故執初以該終也

乎善其能使於四疏正義曰然字斷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疏正義曰注云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者謂

不授宰者當復陳之疏公言稱善使者當拜之故以幣授上介而

再拜稽首也云不授宰者當復陳之者謂上介受幣當復陳於故處

此是入己之物與君物異故不授宰也私幣不告略卑疏正義曰注云亦略卑也者賓之私幣雖陳而不告以其非彼國也君尊者之賜故略之云亦者亦前乃入陳幣于朝節注云詳尊

而略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

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疏正義曰獻

也若者有無不定之辭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獻禮與此異

某君之賜也明其物所自來此及下君其以賜乎皆是獻於君之辭

注云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既云賜予為惠明非常賜

可知褚氏云此所獻乃公幣外加賜之物秦氏蕙田云有獻謂彼國

之君於常賜外別有賜予故獻之於君敖氏以為賄禮中之物則是

彼國所以遺主君者非賓之私物詎可云獻乎今案褚秦二說是也

云其所獻雖珍異不言其為彼君服御物謙也者若言某物為彼君

服御物則是誇其美矣故不言是謙也云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者獻而謂之忠孝亦謂其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疏正義

有愛君敬君之心云爾君其以賜乎拜者為君之答己也疏正義

云不必其當君也者言未必可當君用或其以為賜下之需乎不敢

勞之以道

疏正義曰獻

獻於己君

疏正義曰

君其以賜乎

不必其當君也

疏正義

拜者為君之答己也

疏正義

不必其當君也

疏正義

君其以賜乎

不必其當君也

疏正義

旅客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答士介皆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前士介覲而主君答再拜以其爲介也案褚說極明析賈疏云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而勞之故異於常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

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

授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自私服也敖氏云服字恐誤案服字敖改作之云以所陳幣賜之也者所陳幣卽上經云上賓之

公幣私幣皆陳者本是彼國賜使者之物故仍賜之也云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曰婦或賜之衣服則受而獻

諸舅姑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鄭蓋本此爲說然則不敢自私者臣之禮因以予之者君之惠也方氏苞云昭四年左傳杜洩

曰夫子聘于王王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王賜且然則鄰國之賜必待君之復賜宜也云既拜宰以上幣授之

者案上幣當是上等之幣宰不能徧授故以上幣授之其餘則有司授之也盛氏云公不答拜者以其惠不出於己也答之嫌於己賜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

曰注士介之幣校勘記云士陳本誤作上○乃退君揖入正義曰李氏云至此不別上介知與士介同拜賜

揖入皆出去者謂君揖入使介皆退去也必知君揖入介皆送至于者據前受命時公揖入言之敖氏以爲君後入非也

使者之門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正義曰注云將行俟於門者卽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

外是也乃退揖揖別正義曰上乃退使介皆退朝也使者拜其

辱隨謝之也再拜**疏**正義曰注云隨謝之也者謂謝其屈辱而副己
揖別時即拜謝之也或以隨謝為至介家拜之誤矣云再拜上介三
拜士介者以次差之上介尊當再拜士介卑當人各一拜也注云三
拜似可疑若以為總三拜之則多於上介之再
拜矣若人各一拜則士介四人又不當言三也

右使者反命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於闈布席於闈西闈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
方其餘如初於爾時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使還禮門奠禰之事○郝氏敬云釋幣
于門使者自禮其家門也注云門大門也者賈疏云以其從外

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云主於闈布席於闈西闈
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者主於闈謂設主於門闈也據蔡邕獨斷

祀門設主於門左樞未知孰是布席於闈西闈外據特牲筮席而言
李氏云特牲設筮席西面此東面者神位在西也洗當東榮故門外

設之亦于東方云其餘如初於爾時者謂初行釋幣于爾時也如之
者如其祝告及釋幣埋幣之事云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

也者出時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乃至
敖氏云行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為內外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

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薦告反也**疏**正義曰入門乃即至于禰廟者象
薦進也生時反必面也筵几于室亦有司

設之也薦脯醢明無牲牢也注云告反也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一
者謂告禰以使反也薦進也爾雅釋詁文

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疏**正義曰觴爵屬也云酒見其無玄酒
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也全經酌稱觴者唯此注云主人

酌進奠一獻也者謂主人酌酒進奠是一獻也盛氏謂此節為陳設
之事注以主人初獻釋之誤案下云席于阼是酢主人矣豈有未獻
而先酢乎盛說非云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李氏云不言奠而曰陳
者陳者次第之言并後再獻三獻俱列之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凡
燕飲之法皆先獻而後薦此先薦而後奠是祭禮與飲酒之法異云
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者行時迫促故但釋幣以告之反則行
奠祭之禮具觴酒簋豆故云略出謹入也席于阼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
疏正義曰注
人也者阼是主人之位故知席于阼為酢主人也云酢主人者祝取
爵酌者以無尸故主人自酢祝為酌也言取爵者明取別爵無尸爵
也云不酢於室異於祭者案特牲少牢皆於室內受酢此不於室而
於阼是與正祭之禮異也敖氏云設酢席于阼變於祭且為將與從
者為禮薦脯醢禮也疏正義曰此脯醢為主人薦也薦三獻室老亞
於堂也薦脯醢禮也疏正義曰以成酢禮也無俎不殺也三獻室老亞
獻也每獻奠輒取疏正義曰注云室老亞獻士三獻也者室老家相
爵酌主人自酢也疏正義曰注云室老亞獻士三獻也者室老家相
婦賓長為三獻今主婦不與而取室老士者以其為從行之貴臣故
助主人釋奠也今案歸饗饋云賓降授老幣是大夫有老與士從行
矣云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者褚氏云主人自酢也句似贅
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為句自酢也為句言室老士酌主
人因自酢也如此則頗似特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今案主人
二字疑衍正祭每獻訖尸酢之此無尸故皆自酢但主人自酢已詳
上注此言每獻奠輒取爵酌自酢者指亞獻三獻言之也不當有主
人二字賈疏舉前包後之說固為迂曲張說亦未的當敖氏云亞獻
三獻皆不薦也主人初獻而酢于阼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
則亞獻三獻者皆酢於西階上矣

疏正義曰注云三獻禮成更起酒也者上三獻禮成欲獻從者故更起酒以為行酬之始禮經釋例云凡一人舉觶為旅酬始案鄉飲

酒禮主人獻眾賓畢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鄉射亦然此一人舉爵與彼一人舉觶略同云主人奠之未舉

也者賈疏云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從者家臣飲鄉射一人舉觶未舉待獻介眾賓後乃行酬也獻從者從行者也

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於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疏**正義曰注云從者家臣從行者則

室老士已也云主人獻之勞之也者高氏愈云從者雖以國事出然風塵委頓亦已勞矣故特獻之并行酬以息之云皆升飲酒於西階

上者案特牲禮獻眾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於階上故此獻從者亦升飲於西階上可知從者下辯室

老亦與**疏**正義曰乃出廟門也敖氏以此為飲至之禮褚氏云歸焉也而告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別楚子重伐吳歸而飲至

乃自誇其功耳注云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者奠即上奠而未舉之爵辯猶偏也言自貴臣以至眾臣凡從行者酬之無不偏也云室

老亦與焉也者恐人疑室老備亞獻或不與於酬上介至亦如之**疏**故特明之不言士者賈疏云文不具亦與可知

正義曰至至其家也亦如之亦如其禮門奠禰也李氏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故反亦不告祭今案出而告行歸而告反事親之禮人子所

同或士介位卑無釋幣奠祭之儀故略而不書耳

右使還禮門奠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疏**正義

曰自此至卒殯乃歸皆聘者遭喪之禮或所聘國君薨及夫人世子喪或出聘後本國君薨或聘賓有私喪或賓死及介死凡四節案文

六年左傳曰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即謂此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者以下更云遭夫人世子之喪故知此遭喪為

君薨也云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者案遂謂遂行聘事以國為體公羊傳文言已至國則不可以已也云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

告則反者此申言入竟未入竟之別也上經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是士既請事則已入竟也上經又云及竟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

幾人當以告君若未告則不郊勞子未疏正義曰注云子未君也者是未入竟聘使可反也

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案郊勞當稱君使子未君無使之者故不郊勞也敖氏云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

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夫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疏正義曰注云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

就尸柩於殯宮者賈疏云聘為兩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也褚氏云君薨則廟皆無主故不受於廟而於殯宮云又不神

之者筵几所以依神若設之是以神道待之矣故李氏云殯宮不筵几未忍異於生是也敖氏謂此亦受於廟盛氏云此必受於殯宮者

有二義一則大夫方為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禮二則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焉在使者為不

廢命在主國為不死其君也敖說非江氏筠云賓必就尸柩者猶之聘君薨歸復命於殯之義其必致命殯宮者猶之賓未將命死以棺

造朝之義方氏觀承云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喪君使大夫受於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於廟也今案盛氏江氏發明受於

殯宮之義甚精方氏以夫人世不禮賓喪降疏正義曰平時行聘享子喪證之尤確敖說斷不可從

儀禮正義 卷之十八 八 中華書局聚

因君薨而不禮賓故注云喪降事也蓋君薨而子主人畢歸禮賓所

未若使大夫受亦非正主故不行禮賓之禮耳 **疏**正義曰注賓所飲食校勘記云所集釋作於云賓

不可廢也禮 **疏**謂饗餼饗食 **疏**所飲食不可廢也者謂賓所飲食之需不可廢缺故

悉以歸之見不以我喪而略待賓之禮也云禮謂饗餼饗食者據下文云賓唯饗餼之受則所歸不止饗餼已矣饗食有使人致之之法

故知歸禮中兼有饗食不言燕賓唯饗餼之受 **疏**受正不 **疏**正義曰周

者據上經燕無致之之法故也 **疏**受加也 **疏**禮掌客職

曰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據云不受饗食則饗食亦在歸禮

中可知又云受牲禮者即受饗餼也彼注云牲當為腥有喪不忍煎

亨正禮餼饗餼當熟者腥致之也據此注則餼亦致之受之矣上注

不言餼者敖氏云受饗餼則餼亦受可知餼饗餼之細也 **注**云受

正不受加也者饗餼是正禮日夕所必需故受之饗食乃不賄不禮

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今主國有喪雖致之亦不受也 **疏**正義曰賄即賄用束紡禮玉即上所云禮玉東

玉不賄 **疏**喪殺禮為 **疏**帛乘皮贈即使者至郊使卿贈如覲幣者敖氏

云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難乎其為辭故闕之贈者所以答私覲遭喪則不覲故主國亦不贈 **注**云喪殺禮為之不備者即掌客所云凡禮賓客札喪殺禮是據大概言之不若敖說之細密 **疏**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 **疏**大夫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 **疏**正

曰於此云受于廟則上君喪不受於廟明矣聘本宜於廟受之夫人世子之喪則仍其常與君薨異也 **注**云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者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云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者為喪主則其

服重故不以凶接吉而使大夫受大夫於君之妻長子亦有服但較喪主為輕故可接吉耳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賈疏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意謂君仍使人郊勞廟受仍設筵几也然其中亦尚有辨既使大夫受聘禮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惟喪中不行私覲之禮則禮所降者不禮賓畢歸禮饗食弗親及不贈耳敖氏謂此大夫廟受之禮即記所云者也盛氏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者謂君有疾及他哀慘之事非夫人世子喪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則異彼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文所云也敖一之非今案盛氏之辨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遭喪謂主國君薨夫

是也 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 疏正義曰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也以毛本誤必校未君無使臣義也 疏 勘記云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以又云

君喪不言使大夫受案賈無言字使毛誤作死 云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者賈疏云此經總說上三者 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即大夫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李氏云更云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

君薨亦使大夫受也吳氏章句云遭喪即上三者之喪此蓋以補上文所未及今案上未言將命及受之之服故總言以補之遭喪自兼三者之喪言敖氏專以為君喪盛氏專以為夫人世子喪皆非也惟孔氏廣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卿大夫之

禮也主人即所問之卿大夫也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留其君之命也說可存參云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案長衣以布為之而純以素故云素純布衣也純謂緣之也練冠練布為冠小祥所服也臣為君喪服斬衰為夫人世子

喪服齊衰是純凶之服矣聘是純吉之事今去衰麻而易以長衣練冠是不以純凶接純吉也雜記大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亦是權制此服以接吉耳彼注謂長衣練冠為純凶服者乃對下占者朝服言之此對斬衰齊衰言則非純凶矣云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者此因長衣而分別三者之制也案鄭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與此注相發明蓋長衣中衣深衣三者皆用十五升布連衣裳為之而長衣之所以異於中衣者長衣衣在外中衣衣在裏也長衣之所以異於深衣者長衣純以素深衣純以采也長衣又有與中衣同者繼皆掩尺玉藻曰長中繼掩尺鄭注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掩一尺蓋今衰矣是也長衣又有與深衣同者二者皆服之於外此注云表之曰深衣是也純袂寸半深衣篇文蓋深衣不為繼掩尺之制但緣其袂口寸半而已此其與長中異者也深衣為諸侯大夫士夕服又為庶人吉服其制具詳禮記深衣及江氏永深衣考誤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者李氏云無使臣義者春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是也

右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後謂使者既入竟則反而奔喪矣今案入竟則遂者謂已入竟始聞本國君薨則遂行聘事也注云既接於主國君也者為關人入告君使士請事是既接於主君矣此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釋所以則遂之義也

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疏**正義曰注云未至謂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赴告主國君者也此

是既接於主君矣此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釋所以則遂之義也

誤矣稟或作廩非周禮掌客職曰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鄭注芻給牛馬稍入稟也此承上赴者至而云唯稍受之則稍外無一受矣即或赴至而歸饗饋亦唯受其米禾芻薪而已其牲鼎之屬必不受之蓋喪已君與喪鄰國之君有別也稍所以受之者以鄉行旅從從者既多稍不可闕爾○以上使者本國君薨在所聘國聞喪之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復命于殯者臣子疏正義曰此以下言使者歸本國復命于殯之事之於君父存亡同疏也叔氏云亦衰而執圭也升自西階而不升堂告殯之禮然也是時上介亦執璋立于其左郝氏云升自西階殯在西階上也

不升堂臣見君于堂下也今案叔氏謂衰而執圭是已雜記曰執玉不麻是指行聘享時言之非謂歸而復命時也注云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者蓋不忍死其君故歸必於殯復命是事亡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不言世子者如存也疏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正義曰注淨集釋作靜云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者是釋所以不哭之義告請之事即謂下辯復命也叔氏云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云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者據經言子不言世子故釋之案雜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鄭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以證之孔疏案僖九年正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案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喻

年稱君今宋襄公未葬父當稱宋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以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君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為在喪之稱也云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曰奔父之喪在家丈夫婦人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知諸臣待之亦然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於上介疏正義曰注云自陳幣至於

之亦然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於上介疏正義曰注云自陳幣至於

公幣以下平時聘歸一一復命於君者今亦一一復命於殯故云
復命如聘也云無勞者以勞出於君今君薨不可代君作勞辭故知
無勞也
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于
疏正義曰臣謂羣臣在朝夕哭位者
此云子臣皆哭則上不哭亦子臣

同可知敷說是也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
疏正義曰與介
者痛君親之不親受也與介入北鄉哭別於朝夕
疏正義曰與介

入堂深之入謂稍前近殯耳賈疏云使者復命訖不見出文而言與
介入者以其復命訖除去幣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是也褚氏云

復命不得親見君因鄉前哭尚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哭訖
出袒括髮以下乃行奔喪禮也敷氏謂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

恐無此情理蓋誤解入為入門耳注云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者
案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在殯前北鄉以其新至故與朝夕哭

位別也
出袒括髮悲哀變於
疏正義曰注云悲哀變於外者以其出而
袒括髮是變於外與入于奔喪入門左

升自西階殯東袒括髮異者臣之道然也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
疏正義曰注云

入門右即位就阼階下臣位也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者案奔喪曰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此雖于禮其哭踊之節亦與彼同也李氏

云春秋傳魯公孫歸父聘于晉還至笙聞君薨家遣壇帷復
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善之

右出聘後本國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
疏正義曰注謂其父母也毛本無也字

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校勘記云嚴本集釋楊敷俱有又凶
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服于君之吉使徐陳監本集釋敖氏俱作于嚴鍾閩本通解楊氏俱

作于戴氏震云干訛于○敖氏云不饗食謂主君饗食己則不往也

其致之則受之盛氏云案唯云不饗食則其他皆受之矣牲牢乘禽

之屬亦得受之者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

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是也今案經云不饗

食不云不受饗食則敖說是矣注云私喪謂其父母也者謂使者

之父母也云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

吉使者不敢以三字直貫下句蓋經云哭于館明在館哭之不哭於

外是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也云衰而居明居時服衰行禮不服

衰是不敢以凶服于君之吉使也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

私喪廢公事也或乃駁之謂當使上介攝案下文賓死介攝其命則

此不使介攝明矣云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

宣八年公羊傳文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

疏

正義曰注云己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

禮吉時道

路深衣

衰為母齊衰此私喪中兼有父母故兩言之聘為吉事己有喪不可

居前故使眾介先而已服衰從之也上云衰而居此云衰而從之明

是成服而后行者奔喪曰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

行則成服而后行鄭注謂以君命有為者是也與平常至家三日而

後成服者異云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者此以

下鄭補言歸國以後事請反命即上使者歸及郊請反命也斯時亦

使衆介先己徐行隨之君令之入易乃朝服者以凶服不可入公門也云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謂出公門後釋朝服返衰服哭而歸家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謂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及哭踊之節皆與平常奔喪之禮同也云吉時道路深衣者謂吉時在道深衣今衰而從是與吉時異也餘詳使者受命遂行舍于郊下

右聘賓有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

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

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竟則聘

事已聞於主君不可以一人而廢邦交之命也主人主國之君也今案若未入竟則可告於君而反矣○注始校勘記云陳本作如云

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者謂始死至殯時所需用之物主人皆爲之備具而殯之必殯之者以反國尚需時日也周禮掌客注云死則主

人爲之具而殯矣賈疏云彼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其說是也褚氏云若死於侯闕之後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殯其說更

密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疏**正義曰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者初時上介接聞命以聘享主君及夫人之禮皆君所

命不可因賓死而廢故介攝而致之也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謂初在本國受命於朝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接聞命故今得代致之此

下言介皆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疏**正義曰注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姻校勘記

云徐本作因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云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于齊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闕故鄭云雖有

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叔氏云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爲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尊故也君弔

蓋皮弁服介為主則袒免喪服記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

必如賓禮正義曰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者此歸禮幣與上具而

幣則殯後之事注以為奠贈諸喪具之用奠者喪祭之名贈者送葬

之名諸喪具非謂棺槨衣衾之具乃謂喪中奠贈諸事所需用之具

必以用謂必中奠贈諸事之用掌客曰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鄭注

喪用者饋奠之物是也云不必如賓禮者謂不必如賓生時所致東

帛束錦介受賓禮無辭也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

曰注云介受主國賓己之禮無所辭也者以介既攝命行禮主國即

以待賓之禮待之介直受之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其公幣私幣皆

當陳之以反命也云有賓喪嫌其辭之者此辭乃不受不饗食

之謂非禮辭再辭之辭以有賓喪嫌其不受故特著之正

曰此亦謂主君饗食己而不往也若致之則受之前經云公歸介復

于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此待以賓禮當壹食再饗也歸介復

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疏正義曰注云門外大門外也

門庫雉路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

此江氏永鄉黨圖考之說據此則大門外即為外朝之地故經言門

外而注言造朝也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者賓死而歸則介復命

於君矣而猶必以賓柩造朝是達其忠心也此以柩造朝謂本國之

朝下以柩造朝則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成疏正義

至賓之家也君弔卒殯謂君親弔視殯畢而後歸也盛氏云案大夫

之喪至自外之禮見雜記殯在兩楹之間注云卒殯成節乃去者
士喪禮君視斂卒塗乃奠君要節而踊然後出門是成節乃去也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
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如者如
聘上介士也

云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者此大夫介即上介也以小聘上介
是士故不言上介而言大夫介以別之賈疏謂兼見小聘之法蓋小

聘使大夫則其禮與大夫為介者同小
士介死為之棺斂之不具他
聘之上介是士則其禮與士介同也

自以時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為之棺上要義有則字注衣物也物通
服也

與上介也注云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者案此說恐非士喪
禮君有致椁之禮豈他國士介死於其國而反缺斂衣物邪方氏苞

云鄭蓋以為之棺句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
君不弔焉主國君使
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為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

往
疏正義曰注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解經不弔為不親弔也
李氏云士喪禮君有賜則視斂常禮君不親弔士今案賓與上

介死君親弔之此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
不親弔亦其差也

侯闕之後也以柩造朝
疏正義曰未將命校勘記云未唐石經作來
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誤注謂侯闕之後也毛本謂作請校勘記

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敷俱作謂以已至朝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監
本今案賈疏云是以鄭云以柩造朝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作已

字解是也當作已
○敖氏云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於廟如賓禮
既則殯其柩於館注云未將命謂侯闕之後也者前賓入竟而死

未至國此云未將命則是將行聘享時故注以為侯闕之後也侯闕
者前賓至下大夫勞者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

以俟矣賓曰俟闋此後大夫帥至于館至明日乃行聘享事於此之時而死則必以棺造朝也云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者謂賓入已至于朝將行聘享故以柩造朝所以體死者之心明必達君命也朱子云禮賓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闋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左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援聘以尸將事之禮吳人納之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俟闋之後行此禮可也今卒于竟內亦行此禮而吳人從之杜注又以爲知禮胥失之矣案此論甚精足與經義相發明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正義曰此若介死兩介字俱兼上介士介言歸復命唯上送柩介造于朝者士介卑不接聞命故不以柩造朝也敖氏云於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云造于朝又互見也今案上賓死云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又云大夫介卒亦如之是上介死賓復命後必送其柩至家恐人疑士介或不如是故言雖士介賓既復命必往送其氏士讓云案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

右出聘賓介死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記

於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覲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三介言侯伯行小聘之事○校勘記云陸氏曰享本又作饗盧氏文昭云

注面猶覲也下敖有今文禮作醴五字案下記不禮注古文禮作醴敖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爲今文今校集釋者亦依敖氏而增此五字

非是校勘記云案敖氏聘禮正義一條在醴不拜至之後明係
記中之不禮非此經之不禮也不知校者何以皆誤認今案嚴本無
此五字從嚴本○小聘不曰聘而曰問者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
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歲相問即謂小聘不享有獻不及夫人者盛
氏云案享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而其別有二享必以玉帛
庭實獻則隨其國之所有而已一也享君與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
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享而不獻小聘獻而不享輕重之差也注
以獻為私獻非今案周禮司儀曰及禮私面私獻私獻言於私面之
後則是聘臣之所獻非聘君所獻矣盛說是也主人不筵几下記云
唯大聘有几筵注云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為神位案
筵几所以依神不為神位故不設筵几也郝氏云不筵几不行禮於
廟也江氏筠云不於廟則本非設神席之處矣何必贅言不筵几乎
鄭氏以為禮輕是也不禮不以醴禮賓也面不升注云面猶覲也謂
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也不郊勞謂不行郊勞之禮也凡此皆禮之
殺於聘者故注云記其禮如為介三介如為介如為疏正義曰禮主
貶於聘所以為小也其禮如為介三介大聘上介疏正義曰禮主
謂殮饗食饗之屬李氏云三介者大夫降於卿二等然則公之卿聘
七介者小聘使大夫五介于男之卿聘三介者小聘使大夫一介
注云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者謂所得於主國之禮與為大聘
上介同蓋小聘之賓與大聘之上介皆大夫為之故其禮同也

右小聘

記

久無事則聘焉

事謂盟會之屬
疏正義曰久無事則聘注以事為盟會之屬者蓋大聘雖定以三年而若遇盟會之歲

兩君業已相見又拘於定制使其臣更行聘禮則為煩瀆故必久無盟會之事乃聘以通好此記補經所未及非於三年之制有違也惟古者盟會之事天子主之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又有司盟掌盟載之灋故其時盟會少而聘問得如常期厥後霸國爭雄擅相搜合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幾於無歲無之如大行人疏所引左傳魯自襄二十年聘齊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中閱相隔二十一年非古法矣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餘詳篇首鄭目錄下

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 **疏** 正義

曰注版毛本作板校勘記云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版陸氏云版音板○此有故與經若有言同經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而儀節未詳故記補之敖氏云卒已也聘者兼享而言束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也張氏爾岐云卒聘倉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今案此禮

於聘享畢行之教訓卒為已是也張說非 注云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者賈疏以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為災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為時事蓋皆本上經若有言注為說是其義一也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者中庸曰書同文論語必也正名乎

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注周禮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論書名略同是名即今之字也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段氏注云二禮論語皆言名左傳反

正為之止戈為丞皆言文六經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書文字此言字之始也云策簡也方版也者鄭注既夕及中庸皆同蓋簡以竹為

之一片謂之簡編連謂之策莊子釋文云簡竹簡也曲禮釋文云策編簡也是也版以木為之少牢卦以木鄭注書於版是也方是一版

之

編簡也是也版以木為之少牢卦以木鄭注書於版是也方是一版

之

不編連者張氏爾岐云字多書于策策以衆簡編連也字少書于方
一版可盡也賈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
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
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
簡容字多少者今案賈疏原文作春秋策皆尺二寸據
校勘記改二尺四寸下云孝經謙半之乃一尺二寸也主人使人與

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疏**正義

曰校勘記云注賓出而讀之徐本集釋楊氏俱重出讀之二字通解
不重主國君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敖氏有云受

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者敖氏云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
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是也云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

審悉者此有二義一則門外乃清靜之所讀之可以審悉一則告請
或有密事不欲使衆共聞之故也必與客讀之者欲詳悉其事之原

委也云入內史也者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故知
此使人與客讀者即內史也儀禮釋官云諸侯有大史小史之官見

大射儀此注云入內史尚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召外
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禮記玉藻曰動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大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與大
戴禮盛德篇盧注合考左傳諸國有大史而無內史有左史而不見

右史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依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謂諸
侯無內史失之矣云書必璽之者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璽書追而

與之是書必璽之也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為書報也**疏**正義

也杜注云璽印也氏云大夫即還玉之卿也東帛言其是即鄉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
反命亦如還玉之義此反命蓋與還玉同日注云為書報也者上

儀禮正義 十八 五 中華書局聚

云東帛加書將命此云反命雖不言書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

明亦有書可知故注云為書以報之也問尚疾也

正義曰盛氏云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前一日也注云既報館

右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

復書得早達於彼君故云書問尚疾也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

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

文資疏正義曰受行謂受命出使也入既受命於君出遂見宰問幾

作齋疏月之資者宰制國用故也敖氏云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

注云資行用也者謂行者之所用也云古者君臣謀密云云朱子駁

之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

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云古文資作齋者說文資貨也从貝次

聲齋持遺也从貝齊聲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鄭注齋行道之
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
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从貝變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
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
資齋其義分別胡氏承珙云案鄭君雖謂齋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
亦微有別如周禮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云齋所給予人以物曰
齋此與說文齋訓持遺者合中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注云杜子春云
齋讀為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
惟以二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今文作資者蓋周禮故書齋
多作資見典婦功典矣注其義較古鄭注外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
府引聘禮作齋者則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

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無既介立於左少退別於其處臣也

經刪既今案既字因上節而行刪之是也注少退別於其處毛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無於字張淳引注亦無於字又

據釋文去其字與疏合惟前經使者北面節疏引此注無於字而有其字今案嚴本亦無於字有其字從之○使者受行之日而朝則同

位也秦氏蕙田云敖氏以日朝為每日常朝其說其鑿褚氏亦謂當於日字絕句注云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少

退別其處臣也者謂夕幣之時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及將行之日使者入朝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是也注不徒云夕幣而云夕

幣之閒蓋兼二者言之蔡氏云使者有卿有大夫有士常時朝位各異此則朝位並同北面東上以別於臣之處者也出祖釋

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之名也道

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釋正義曰校勘

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較作疏記云注較涉山川張氏曰釋文釋經釋較之注云注跋涉音同此較蓋跋字也從

釋文又伏牲其上伏上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或字上陳闕葛本俱誤作土今案嚴本較涉山川亦作較集釋同段氏說文注云跋同

音假借字鄭所引春秋傳本作較詩泉水孔疏引此注伏上亦有或字云祖始也者釋詁文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

酒脯之奠於較為行始也者案此禮於本國去時行之故在既受聘享之禮從知在國門外者以經云出故也泉水孔疏云較祭皆於國

外為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儀禮正義十八

較既為祭名則祖不得又為祭名故鄭以始解之孔疏又云重己方
 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是也釋如釋奠釋菜之釋敖氏云釋較者
 釋其所較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為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為神
 祭黍稷膚祝祭酒之為案此解釋祭字較有分析盛氏云始行而祭曰
 祖較較壞也釋較者舍其所祭之物於較上也鄭注月令乃較字的
 解案此以祖為祭名而較為設祭之處非鄭義矣月令孟冬其祀行
 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
 面設主於較上此每歲常祀也上經釋幣于行則為將行而釋幣以
 告之皆與此較祭有異故泉水疏云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較在家
 釋幣于行注云告將行也是三者不同後人欲牽合為一故多岐說
 云詩傳曰較道祭也者生民篇毛傳文云謂祭道路之神者此釋傳
 義以證較為祭名也云春秋傳曰較涉山川者襄二十八年左傳文
 云然則較山行之名也者謂較本山行之名而出行之祭亦因名為
 較也詩鄘風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跋與較義同云
 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祈
 告也者此解所以釋較之義道路多有險阻故為較祭祈告之使無
 險患也此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而云或伏牲其上者蓋指天子諸
 侯禮而言故云或也又生民鄭箋謂較祭有尸此無尸亦天子諸侯
 禮異也周禮大馭職曰犯較遂驅之鄭注行山曰較犯之者封土為
 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與此
 注義同說文解較字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
 以依神為較既祭犯較轢牲而行為犯較是許義亦與鄭同云卿大
 夫處者於是錢之飲酒于其側者凡送行飲酒謂之錢泉水詩曰飲
 錢于禰是也賈疏云韓奕詩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錢之是韓侯
 入朝天子出京城為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案此說可
 存云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者此謂委土為山乘車轢山而行也若

有牲者則伏牲其上轅之而行說文及夫人注所言是也月令孔疏泥於較壤廣五尺之說引此注謂轅者唯車之一輪轅耳若兩輪相去八尺不得俱轅今案此較祭與孟冬在家祀行之禮不同據注云委土為山則與常祀為較壤於廟門外者大小當懸殊也云其牲犬羊可也者言較而用牲則犬與羊皆可用周禮夫人掌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又詩曰取羝以較是犬與羊皆可也此鄭廣言釋較之禮非謂獨大夫較祭亦有牲也云古文較作被者胡氏承琪云被為除惡之祭周禮女巫掌歲時被除釁浴此被與較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

朱白倉朱白倉

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刻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纁以章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九寸

上公之圭也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纁

正義曰雜記孔疏引此記作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朱子云記只有朱白蒼二字而

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今案朱白蒼三采為六等必重言之而義始明也今從之又案唐石經亦失此三

字校勘記云蒼唐石經嚴本集釋敖氏俱作倉通解楊氏俱作蒼戴氏震云蒼倉古通用今從石經注象天圓嚴徐通解楊氏俱作圓以

章衣木板陳本作版上公之圭也嚴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上今案毛本上誤三〇圭與纁皆九寸謂長九寸也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

寸凡圭所同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與此同博言其寬也說文云刻銳利也案圭形上

銳雜記疏云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圭博三寸殺上左右各寸半則成上銳之形矣賈疏云此記直言剡上寸半不言左右文不

具也注云圭所執以為瑞節也者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掌節曰守邦國者用玉節蓋皆執以通信也云剡上象天圓地方也者殺上

左右角則成圓形矣上圓而下方故云取象於天地也云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者纁有五采三采二

采之異而其大小長短悉與圭同周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翰用韋衣

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采也一采為一就今案雜記曰藻三采六等與此同而字作藻鄭注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倉

畫之再行也孔疏案聘禮記云纁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是也既重云朱白倉是一采為二等相闕而為六等也典瑞云公侯伯皆三

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

四等也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疏云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即等也

是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也觀禮注云朱白倉為六色者亦是一采一采為二色三采故六色今案朱子嘗稱孔疏之說為詳明賈說

與孔亦大略相同唯所引觀禮注今不可考耳然則此注云三色再就即雜記注所云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故李氏云等猶行也纁以

薦玉蓋取重慎之意云九寸上公之圭也者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是也但據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則朝天子者不唯公而獨言九寸之圭者舉公以例其餘耳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纁者

詳上經受命時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下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

問記之於聘疏正義曰敖氏云朱綠者纁之采也存朱而加綠亦尚

文互相備疏文之意上言朝玉與其纁九寸故於此但言纁而不

及玉省文耳今案以上文圭與纁皆九寸推之則纁八寸者玉亦八

寸也獨言八寸者亦舉以例其餘耳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

者謂降於朝天子也李氏云此聘圭之纁采為一行二采共為再行

與朝圭纁異周禮典瑞曰璋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八寸

亦謂上公之聘圭也考工記曰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侯伯

聘圭當六寸子男則四寸各降其君之瑞一等考工記又曰璧琮九

寸諸侯以享天子象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亦據上公禮互言之則

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璧琮大小各如其瑞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

盛氏云注二采再就再字誤當依典瑞作一也今案盛說是雜記疏

引典瑞纁皆二采一就云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

也與諸侯不同若作再就則與子男何異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

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者蓋於朝舉天子則自相朝亦然於問舉諸

侯則聘天子可知故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

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玉字重脩監本誤作王

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疏上以玄下聶有為天二字今案注又云下以

絳為地今文絢作約疏上以玄下聶有為天二字今案注又云下以

絳為地此地字係言其本質非天地之地聶本誤衍○皆玄纁繫者

謂朝天子與問諸侯之纁玉皆以玄纁為繫也絢組者組有采色也

賈疏云上文纁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是解皆字之義張

氏爾岐云纁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即所以飾繫者今案張說分

別最明析敖氏以皆玄纁為句謂朝聘之纁皆以玄纁之帛為之表

玄而纁裏其說無據不可從褚氏亦謂當依注以皆玄纁繫為句

注云采成文曰絢者論語素以為絢兮馬注云絢文貌也鄭注云文

成章曰絢與此義略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飾者繫與組同

儀禮正義

卷十八

六

中華書局聚

為一物繫是其本組是其飾繫連於纜非朝聘行事之時則以繫玉於纜而藏之有事則或垂其組或屈其組以為飾也云皆用五采組者謂尊卑同用五采組也云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者謂繫之本質上用玄下用絳賈疏謂上下皆據垂之上下言之是也經言纁注言絳者纁即淺絳也云今文絢作約者胡氏云古从旬之字每多作勻如詩昫昫原隰釋文昫本作响然則絢約本一字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絢聲類以為約字蓋聲類兼用今文玉篇以約同絢本之聲類集韻以紉為絢則非雜記注云紉施諸縫中不得與絢混為一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齎皮馬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

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於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

之者不夕也疏正義曰上經問大夫之庭實唯言皮此兼言馬者庭

古文肆為肆疏實非皮則馬故兩言之也注云肆猶陳列也者周

禮序官肆師注肆猶陳也國語歌鐘二肆注肆列也云齎猶付也者說文齎持遺也周禮掌皮鄭注子人以物曰齎故云猶付也知大夫

之幣宰夫載而付之者以上經命宰夫官具故也云使者初行舍於近郊者釋所以俟於郊之義也云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

者幣為肆陳之亦俟其至郊付之皮馬付之亦先俟於郊陳之可知故云互文也云不於朝付之者避君禮也者聘君聘夫人之幣皆於

朝付之此於郊付之是避君禮也云必陳列之者不夕也者謂前此夕幣時不陳故此特陳之且欲與眾見之也云古文肆為肆者胡氏

云古肆肆字多互譌周禮小宗伯肆儀為位鄭注肆習也故書肆為肆杜子春讀肆當為肆此為肆之肆非肆習之義故鄭不從古文

肆杜子春讀肆當為肆此為肆之肆非肆習之義故鄭不從古文

右記朝聘玉幣

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大夫使受命**疏**正義曰注云孫順也者說文

孫順字从心凡遜遁字从辵今遜專行而孫廢矣今案此經孫字及

論語惡不孫以為勇者皆遜之假借云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者本莊

十九年公羊傳文原書無使字大夫上有聘禮二字此注引之以證

不受辭者緣辭無常故也傳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此論語言專對之證云辭必順

且說者聘以修好睦鄰故也說與悅同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策史謂

疏正義曰注云史謂策祝者尚書金縢曰史乃策祝是也策祝尚文

辭故謂辭多為史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若辭少

則不足以達意故辭既順說矣又順戒

此二者不可失之多亦不可失之少也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也今

文至

為砥

爾雅砥致也詩祈父靡所砥止箋云

砥至也鄭以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有辭字集釋通解要義楊敖俱無張氏曰

經曰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注曰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

者皆卒曰敢言不敢又賈疏云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

在旁曰非禮也敢以注及疏文義考之下羨一辭字審矣又嘗疑注

辭不受也之句上更有一辭字傳寫者誤以注文作經文今減經以

還注石經考文提要從唐石經案張說是也注以辭對為截然兩事

二者皆曰不敢一則不敢不辭一則不敢不對故朱子敖氏俱從張

說注辭辭不受也辭字嚴徐本不重要義敖氏載注亦不重集釋通

解楊氏俱同今本案經末辭字即因注首辭字而誤衍在經宜刪在

儀禮正義

卷十八

九

中華書局聚

九

九

九

九

九

注不必重唯魏氏敖氏得之張氏引注無也字今案張氏識誤謂經

未無辭字是也謂注首更有辭字而減經以還注則非校勘記以魏

敖為得者魏氏敖氏之本經未無辭字注首亦不重辭字故也今從

之○段氏經韻樓集曰聘禮記辭句曰句非禮也句敢句對句曰句

非禮也句敢句凡八句十二字注云辭不受也因上辭無常辭多則

史辭苟足以達三辭字皆為文辭恐其相混故分別之禮經若士冠

禮醴辭曰醴辭曰字辭曰正當作辭若敢辭禮辭固辭終辭之類正

當作辨說文辛部曰辭說也从鬲辛鬲辛猶理辜也又曰辨不受也

从受辛受辛者辨之二字分別畫然經典不受之義亦作辭則為假

借此經二句謂常事常禮之外有非禮之加非禮之問必駸駸不阿

乃為解職主人施以非所當施則辭之其辭曰所以施使臣者非禮

也敢受乎主人問以非所當問則對之其辭曰所以語使臣者非禮

也敢不對乎如僖十二年齊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禮饗管

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

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文四年衛甯武子

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

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淇露則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

干大典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謂

凡言敢多在語之終云辭曰云對曰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辭與

對畫分二事唐石經贗一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非

不謂辭卻也經謂賓自辭之自對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

經意經不專謂介矣今案段說是也吳氏章句云主國或有非分之

賜則辭之固以請乃答之也此

則以對與辭作一事解非矣

右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二言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

廟有寢工商疏正義曰注云館者必於廟者據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則寢而已必舍其祖廟及此經歸饗饋于賓館云及廟門賓揖

入是也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為大尊也者據此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云云是不館於敵者之廟也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

商則寢而已者周禮隸僕曰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

後曰寢又曰大喪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是廟後有寢凡廟皆然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

官師中士下士是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孔疏庶人平民也

賤故無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此工商與庶人同故知有寢無廟也但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為寢以薦其先而其制

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唯無廟為異王制注謂寢為適寢竊疑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但有下室而已未必有適寢以適寢所

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耳此工商之寢蓋亦在下室之東為之與下室別為門牆故可以館客也管人為客三日具

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者也客疏正義曰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謂使者下及士介也浴三日具沐此為客之禮亦知

之然則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節也具者備而勿缺之謂也校勘記云注管人通解管作館云管人掌客館者詳上經管人希幕

于寢門外下

右記賓館并管人所供

煇不致

不以東帛致命

疏

正義曰注云不以東帛致命者謂上經宰夫朝服設煇但云設之而已不云以東帛

致命是不致也

云草次饌煇具輕者煇是始至之禮故

賓不拜

以致命

致命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命敖氏作也

云以不致命者謂上經設煇

時賓無拜受之文以其不用東帛致命故不拜也方氏苞云賓初

至力乏事紛故煇不致重煩賓答禮也

沐浴而食之

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

疏正義曰

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者以賓雖不拜猶沐浴自潔清而食之是尊主

沐浴而食可知或曰沐浴以其初至道路風塵故也

右記設煇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

疏

正義曰此經上經厥明訝賓于館之訝也因經未言以何人訝故

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執觀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案此記悉與彼同唯主聘而言故不言諸侯卿訝也敖氏云士皆有訝

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今案若下士則當使庶人在官府史之屬訝之○校勘記云注客要義

作之云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也者賈疏云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云如今使者護客者

蓋舉漢法賓即館訝將公命使己迎疏正義曰敖氏云此節宜在卿

為沉也謂當在賓聘享畢就館之時蓋以上經聘享畢有賓即館之文與此

同故也案周禮掌訝職曰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鄭

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案至于國賓入

館下即云次于舍門外則敖說似是注云使己迎待之命者張氏

爾岐云謂以君使己迎待之命告之於賓也今案鄭意蓋以此又見

訝即大夫士之訝故下注云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也

之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之疏正義曰又見

既將公命而又以其摯見之者以其將舍於賓館之外示相

親也大夫執鴈士執雉本周禮大宗伯文○注又復也詳下賓既將

公事復見之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疏正義

見之以其摯之毛本作訝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集釋要義敖氏俱

作之通解楊氏俱作訝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見訝此因儀禮經

傳通解之誤通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摯不相屬故改為訝

傳寫者不知其意而沿之注云公事聘享問大夫者謂聘君聘夫

人享君享夫人及問大夫也公事既畢即復見訝者答禮尚疾也云

復報也者上文又見之以其摯注訓又為復蓋取重義繼義謂既將

公命而又見之也此不訓復為又而訓為報者蓋取酬報之義謂賓

之見訝報其來見之禮也云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

訝者賈疏云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

訝者○三禮札記云賈疏於厥明訝賓于館下云諸侯有掌訝之官

於此記賓即館訝將公命下又云諸侯無掌訝殊相矛盾考周禮掌

訝職文賓入館而待事於賓館外者掌訝職也又曰諸侯有卿訝卿

儀禮正義

十八

三一中華書局聚

有大夫訝云云鄭注謂此朝覲聘問之日所使迎賓之訝則非朝聘之日無此訝明矣周禮序官掌訝中士八人諸侯當以下士為之若大夫為卿之貳職掌較重士亦各有所掌何得日日伺候於賓館外也鄭賈謂諸侯無掌訝而自訝將公命以下即指為大夫士之訝恐非吳氏疑義云訝將公命所謂訝蓋掌訝耳烏得謂即上節之大夫士況賈疏所引又皆掌訝職掌之事不可以此訝非掌訝也諸侯無掌訝說亦無據今案據此則首節所云大夫士降一等之訝乃聘日迎賓之訝自此以下則皆謂掌訝也今姑依鄭釋之而附載札記及疑義二說於此俟後人考定焉

右記賓訝往復之禮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為寶也疏正義曰周禮四器謂圭璋璧琮正義曰周禮

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瑞與器殊今此瑞玉亦名器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尚書亦曰五器注云言國

獨以此為寶也者張氏爾岐云四器唯其所寶故以行聘非所寶則不足以通誠好矣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盛氏云五等諸侯所寶不

同則所用以聘者亦異公侯伯寶圭璋子男寶璧琮上用則已僭下用則已卑皆不可也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嫌璧琮可以用享而不可

以聘故記明之今案典瑞曰璋圭璋璧琮以擬聘舊說謂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是據此經侯伯之禮言之若子男則聘用璧琮享用

琥璜也此記言以聘不言享又節首言凡則是通五等言之盛說是也

右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疏**正義

曰敖氏云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掌次也宗人則主授之耳釋官云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

人而已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為宗伯似魯獨立其官然哀二十四年傳稱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定四年傳

稱分魯以祝宗卜史杜注解宗為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為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

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蓋使士為之宗人亦稱大宗見曾子問及祭統今案文王世

子曰宗人授事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聘在廟行之故此賓初至之時主授次以為止息也

次以帷者謂次以帷布為之周禮幕人掌帷幕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是也少退于君之次者賈疏云君次在前臣

次在後敖氏云君謂朝君也蔡氏云君謂外諸侯來朝者各有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同也吳氏章句云君之次者兩君相朝亦有次也此

聘無君之次蓋以相朝時設次之地言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門外大門外也卿大夫之所使

者校勘記云單疏要義俱無所字似無者是卿大夫之使者謂卿大夫來使者也言次位有常處以見君之次與臣之次別也

右記授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將

纁授賓時敖氏云上介凡執玉皆如是不惟授賓之時為然記者特於此發之耳注云慎之也者圭輕物而執之如重以心存戒慎故

也引曲禮者證執輕如重之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

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

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鞠躬如也躬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集

釋亦作窮張氏曰爾雅云鞠躬窮也鞠躬蓋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

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閒安知非鞠躬窮若蹴踏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

亦誤矣從釋文盧文弨云廣雅鞠躬窮敬也上丘六下丘弓反與此

鞠窮字異音義同案左傳宣十二年有山鞠窮乎此借常語為物名

也二字本雙聲又案羣經音辨云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孔子

之執圭鞠躬如也今本作躬據此則賈氏時儀禮經注已俱作躬矣

今案釋文載作躬之本則唐初已然嚴本亦作躬今從之然鞠窮古

義不可不知也下如授校勘記云授陳本作受○此言賓執玉之容

也注云皇自莊盛也者莊嚴也莊亦訓盛蓋自矜嚴之貌云讓謂

舉手平衡也者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

與心平王氏士讓云平衡則不亢故云讓赦氏以讓為後君升堂褚

氏云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觀下

又云升堂主慎可見非讓升之謂云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者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注云志心所念慮也是志與念同下注又以

志趨為圈遯而行是審行步可知張氏爾岐云審行步者謂審乎君

行一臣行二之節是也注又引孔子之執圭以為證云執圭鞠躬如

也至如有循皆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包氏云為君使以聘問鄰國

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又引鄭氏云上如揖授玉宜慎也

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皇疏

云舉足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今案曲禮曰執圭

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踏踏如也孔疏

踏踏如也

踞言舉足狹數云古文皇皆作王者胡氏云洪範皇極之敷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為皇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也而後猶然後也故不從古文

疏正義曰李氏云授如爭承謂授玉時褚氏云集說讀爭字絕句如

此則授受時成何威儀秦氏蕙田云敖繼公以授如爭為句承下

如送為句郝敬則以將授志為句趨授如爭為句皆非張氏爾岐云

下如送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言其授玉時手容也君還謂君轉身

將授玉於宰而後賓退而下階若以下為下堂退為出廟門恐非文

次今案張說是也○注首毛本有爭爭鬪之爭五字校勘記云五字

嚴徐集釋俱無瞿中溶云今本因通解經下引釋文而誤云重下

失隊也者解授如爭承句承接也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其失隊

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趨而行也孔

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正義曰敖氏云下階謂

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降而沒階之時也於此

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向者之屏氣戰色足如有循可知矣○注至

圈豚與卷遯字同至此云舉足則前此不舉足可知故注以志趨為

卷遯行也又引孔子之事以證之自升堂鞠躬如也以下皆鄉黨文

集解引孔安國云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皇疏云逞申也氣

申則顏色亦申故怡悅也沒階趨進沒猶盡也謂下諸級盡至平地

時也今案此引論語以證發氣怡焉及又趨也論語釋文作沒階趨

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盧氏考證云史記仲尼世家作沒

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簿之外不趨正義及士相見

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

此字陸氏以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容陳

為誤非也心變見於威儀本誤作客○張氏爾岐云

出門將更行後事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統指賓入門以下而言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魏氏曰温本作鞠躬焉案以躬為窮與釋文合考

窮躬字經注凡三見釋文於前注作音不云下同蓋偶遺之實皆作

窮耳○此入門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也鞠躬焉敬謹之至見於

容也其所以敬謹者唯恐王之或失隊也注云記異說也者上已

記執圭之儀此又記之事同而及享發氣焉盈容之於享禮有容色

說有微異故並記而存之也

疏

正義曰盛氏云發氣與聘時下階同盈容則和氣且溢於面矣聘

主於敬享貴於和故其容貌如是○注發氣校勘記云嚴徐本無

氣字今案各本有氣字是也云發氣舍氣也者舍氣即舍息詳

上云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者亦鄉黨篇文引以為盈容之證也衆

介北面踰焉容貌舒揚正義曰敖氏云於享乃云踰焉以見聘時之不

盛氏云衆介謂自上介而下也此蒙及享之文當以敖說為正據此

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注云容貌舒揚者說文踰動貌是有舒

揚之意詩公劉踳踳濟濟鄭箋士大夫之威儀也荀子大略篇注踳踳有行列貌私覲愉愉焉容貌和敬**疏**正義曰校

勘記云愉愉釋文作俞俞○賈疏云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此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篇曰私覲愉愉如也

集解引鄭氏云愉愉顏色和也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疏**正義曰出謂出廟門也如舒鴈張氏爾岐以為

兼指賓介蓋謂賓介同出而行有次序如舒鴈然詩曰兩鵞鴈行是可證也○注舒鴈鵞釋文鵞下有也字張氏從之嚴徐本俱無也字

云舒鴈鵞者爾雅釋鳥文詳士昏禮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玉異說**疏**正義曰

記執玉異說者敖氏云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慎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異說

今案記文雖異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蓋聘使鄰國不可隕越失容以為君羞也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

可以相代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土物徐陳土俱作土誤云隨文閒作干入不並行也者凡庭實以四為禮或四皮或四馬執

之牽之者不並行是相隨而入也相隨而入則有先後故又言左先李氏云皮北面西上故左先今案左先宜兼皮馬言入門以西為左

西上故在左者先入也云閒猶代也者言有無可以相代如有皮之國則用皮無皮之國則用馬也云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者

是釋所以相代之義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是可證已云畜獸同類者皮用虎豹是獸也馬是六

畜之一二者雖有在家在野之殊然同為四足而毛之類故相代可也褚氏云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闕而

設殊不可解云古文闕為干者干是假借字鄭賓之幣唯馬出其餘據爾雅釋詁訓闕為代其義較顯故不從古文

皆東馬出當從廢也餘正義曰此幣字蓋統謂玉帛皮馬也言主物皆東藏之內府人受賓之幣唯馬則出之於廢餘物皆向

東藏之上經享時曰皮如入右首而東顛時曰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又曰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皆是也必知藏之內府者周禮內府

職曰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鄭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當亦然雜記曰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

以東鄭注以東藏於內也此雖言諸侯相弔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含之禮與聘殊然其以東藏於內則同也

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正義曰注傷敗校勘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記云徐本集釋俱無

敗字通解楊氏俱有今案嚴本有敗字從之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以此句為論聘用玉之事天地所化生對人所造為者言

之鄭注周禮大宰商賈阜通貨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是謂玉為貨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

者謂朝聘假玉為瑞節以通信蓋重禮非重玉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者蓋玉以比德若多之則有

重玉之意而傷害其為德矣敖氏云言此者見貨之不可多也盛氏云貨謂玉帛庭實之屬不專指玉今案貨亦有兼布帛言如漢書食

貨志所云乃對文異散則通之例也此二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句以貨對幣言明是指玉鄭說不可易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

東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正義曰注愛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疏之校勘記云

陳閩監葛愛俱誤作受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者鄭
以上貨為聘玉故以此幣為享時所用束帛束帛為人所造成與天
忠化生者異云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
地信者禮曰忠信本也忠信即其愛之之情有是忠信之實乃用幣
以將之重禮不重幣也云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者
美是人工極其華麗則徒見幣之美而不見禮意是禮為其所掩沒
矣敖氏云言此者見幣之不必美也張氏爾岐云注以自覆幣謂束
帛也幣疑當作蔽字自覆蔽謂其可為衣也褚氏云注幣人所造成
以自覆為句幣謂束帛也為句今案張說較勝○案荀子引 賄在聘
聘禮志曰聘厚則傷德財修則殄禮與此文稍異而義同 賄在聘
于賄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
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 正義曰注云賄財也者詳前案上言
幣為之禮古文賄皆作悔 貨與幣是聘君所以聘享主國者此
云賄即賄用束紘及出有贈賄之賄乃主國所以遺聘國者蓋亦不
可過禮也云于讀曰為者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云于猶為也是于為
聲義相近故讀從之云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者
鄭讀于為為而又訓在為視言主國所以致禮於賓國者當視賓國
聘禮之厚薄而為之財不可吝亦不可豐也引周禮者司儀職文證
在聘為賄之義彼注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
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紘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云古文賄
皆作悔者胡氏云賄正字悔同音假借字由禮釋又引字林云賄音
悔

右記庭實貨幣之宜

凡執玉無藉者襲

藉謂繅也繅所以緝藉玉

疏

正義曰注云藉謂繅也繅所以緝藉玉者案繅以薦玉義已詳前繅

亦稱藉典瑞曰繅藉五采五就是也陸氏佃謂經言繅又別言藉則藉非繅著矣其說誤但此記無藉者襲則指圭璋特達而言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案有藉無藉當以此注後條為是孔疏雜引各家說而無斷制如所引熊氏說謂朝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是已而又牽合垂繅屈繅之文謂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殊未明析至引皇氏說謂玉亦有裼襲尤為非理陳氏祥道云玉有以繅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則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特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裼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此說非也陸氏佃云無藉若圭璋特是也楊氏復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裼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為有藉執圭而屈繅為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為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為是邪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繅屈繅又別是一事不容混為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啓櫝取圭垂繅以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繅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屈繅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易四手有屈垂之文而無裼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繅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繅以授賓經明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屈之文而無裼襲之禮也逮夫主賓三

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及公側授宰玉而後裼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玉則裼故鄭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此言是也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垂屈之文焉聘禮既畢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既歸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主於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無裼襲之禮蓋主聘禮之重也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禮之正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擬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為禮之正故辨裼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垂屈為文而不以裼襲為禮豈非玉為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汨然經文祭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汨之邪敖氏曰藉謂束帛以藉玉也以此篇考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束帛以為藉所謂無藉者也其賓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執玉之無藉者襲則於其有藉者裼可知乃不言之者裼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為然故也今案陳氏陸氏楊氏皆主由禮注後條而楊說更詳密至此記但云無藉者襲而不言有藉者裼則敖說亦可從耳

右記裼襲之節

禮不拜至

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為禮

疏

正義曰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者胡氏承珙云禮不拜至當是謂聘享畢禮賓

時事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禮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亦對聘時而言賈云聘時不拜至非也賈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不知此文乃合下文禮尊于東箱及祭禮再扱為一節耳或曰士昏禮禮賓拜至記者恐人疑凡儀禮正義 十八

醴皆然故特明之見聘禮與昏禮異也義亦通云今文禮為醴者胡氏云今文作醴義自可通惟鄭於士冠士昏請醴賓既皆破為禮又此經請禮賓祇作禮故于此亦從古文作禮疊今文作醴者不用也醴尊用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疊古文作醴者不用也醴尊

于東箱瓦大一有豐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疏正義曰箱毛本作箱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本集釋俱

作箱箱正字廂俗字○敖氏云士冠禮醴尊于房中勺解角把脯醴在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勺解籩豆之類亦宜近之今案瓦大豐

禮詳燕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臠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臠皆取直貌焉疏正義曰此醴賓

餘詳鄉飲酒及鄉射記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卒謂後扱疏正義曰詳主人之

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疏正義

人之庭實謂醴賓之庭實也則主人遂以出吳氏疑義云即上經注所謂主人牽馬者從出也以經無文故記補之注云此謂餘三馬

也左馬賓執以出矣者庭實四馬賓自執左馬以出則使人牽以出者止三馬也云士介從者以云賓之士明是士介從者可知上經

注云從者士介與此同上經從者訝受馬受賓自執之馬此云士訝受之受其餘三馬也

右記公禮賓儀物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疏正義曰

則獻行於覲後矣覲與獻皆是私禮而覲有定獻或有或無不定故言若也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者獻無常物有珍異則奉

之以獻云時有云或皆不定辭也云所以自序尊敬也者序當作遂
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己
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私也臣之於君與子
之於父同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亦是此意
擯者入告出禮

辭辭其
獻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送獻不入者
疏正義曰司儀職曰
私面私獻皆再拜

稽首君答拜吳氏章句云由東面轉北面再拜
注云奉物禮輕者對私覲禮重入門奠幣也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

以入告出禮請受
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
疏正義曰禮請受

覲節
注云以宜並受也者賓東面坐奠獻擯者東面坐取獻是面並受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上經享時云受皮者

自後右客注蓋本此為解也李氏云擯
賓固辭公答再拜
拜受於賓也固亦衍

者自門東適賓南由賓後於賓北取幣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再唐石經作再誤
注云拜受於賓也者敖

拜稽首也云固亦衍字者賈疏云以其上擯者禮請受不云固明知
賓不固辭故云衍字今案云亦者亦上經士介私覲時賓固辭之固

為衍字也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
相贊也古
疏正義曰相拜者

說詳彼注
中此云闕外文互見也相拜立
于闕外則內得贊君外得視賓
擯者授宰夫于中庭
東藏之既
疏正義

曰吳氏疑義云私獻偶然事不必
定是覲時注未的今案吳說是也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兄弟謂同

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
疏正義曰注云兄弟謂同姓若
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
疏正義曰注云兄弟謂同姓若

儀禮正義 卷之十八

儀禮正義 卷之十八

多稱昆弟其稱兄弟則兼異姓有親者言之注云婿姻者據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婿兄弟婿之父為姻兄弟也云甥舅者據詩類弁兄弟甥舅也云問猶遺也謂獻也者遺是以物與人之名鄭解問為遺以別於聘問之問謂此問與上言獻一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言惟兄弟之國獻君并及夫人其他非兄弟之國雖於君有獻亦不及夫人矣經言若者對非兄弟者言也敖氏引或說問猶聘也謂此問夫人即經所謂夫人之聘享徐氏卓云夫人之聘享不專主兄弟之國言此記明言兄弟之國究當以鄭注為是云

右記覲後賓私獻

若君不見

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疏正義曰注疾校勘記云陳闔俱誤作宮葛本作病云他故賈疏云謂疾之外或新

有哀

使大夫受

受聘享也大疏正義曰注云大夫上卿也者卿亦稱大夫必知使上卿者以其代君受聘

享當使職尊者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

主然而賓大夫易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階唐石經作門誤注云此處耳今文無而儀如還主然者案自下聽命在堂下聽命也與

還主時賓自碑內聽命注云聽命於下敬也同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還主時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同賓降亦

降與還主時大夫降中庭賓降同故云如還圭然也云而賓大夫易處耳者謂還主時賓在大夫之左受之此則大夫在賓之左受之故

云易處也云今文無而者前還圭時負右房不禮辟正主也古疏正義

曰不禮謂聘享畢不禮賓也敖氏云必言之者嫌受其聘享則當禮之也○校勘記云古文禮作醴五字各本俱脫嚴本集釋通解敖氏

俱有敖氏古誤作今注云辟正主也者正主謂君
以大夫代受不敢儼然如君行禮賓之禮故云辟也

右記君不親受之禮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
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則己疏正義曰經
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惟云卿大
夫勞賓不辨幣之所及與不釋服之節故記明之國語晉羊舌肸聘
于周發幣于大夫敖氏云服皮弁服郝氏云朝服案聘君臣同服皮
弁服敖說為長注云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己不可以
不速也者是釋所以不釋服而往勞之故褚氏云見勞賓者先於致
饗饋今案記云幣之所及皆勞則有所不及而不勞者矣云所不及
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者謂三卿五大夫中惟未嘗使至己國之下
大夫幣有不及耳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既聞彼為
禮所及則己往有嫌也者言幣未及己而往勞之是嫌於相干也云
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者斯時賓尚未問卿大
夫何以知幣有及有不及蓋賓請有事之時即舉所問之人一一言
之因知幣之及己先往勞也
某子某子如高子國子之類

右記勞賓

賜饗唯羹飪筮一口若昭若穆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
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
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饋不祭則士介不祭疏正義曰
也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禰不祭可也古文羹為羔飪作脰注云羹

鉶謂鉶一牢也者即歸饗饋之鉶也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唯是
 祭其先大禮之盛也者是字指羹鉶言賜饗有鉶有腥又有饋今唯
 言鉶則其他不祭可知論語君賜食不祭者以恐或餽餘此歸饗是
 大禮鉶又主君潔烹以賜者故必祭之不忘先也云筮尸若昭若穆
 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者以經云筮一尸而又云若昭若
 穆則或昭或穆不定故知有父者祭父無父者祭禰也容父在者謂
 或父有廢疾或父已請老子為大夫出使在外也敖氏云尸云筮則
 子弟之從行者眾矣又云唯羹鉶之文意不具或脫一祭字云筮一
 尸者嫌并祭祖禰當異尸也韋氏協夢云敖謂並祭祖禰而唯一尸
 若然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且何以處父在者乎褚氏云祖與父存
 沒無定故科祭其一若如敖說則何昭穆之有下皇祖某甫皇考某
 子誤與此同今案敖說之非盛氏及江氏筠亦俱辨之云腥饋不祭
 則士介不祭也者士介但有饋而無饗故不祭若然則上介賜饗亦
 祭記不言者略也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禰不祭可也者盛氏云士
 介初行亦告於禰至是乃不祭者賤不載主也今案大夫士無木主
 詳士虞禮陰厭節盛氏謂賤不載主未確至謂士初行亦告禰揆之
 出告反面事亡如存之義士當亦與卿大夫同矣云古文羹為羔鉶
 作陰者胡氏云案說文羹本从鬻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此古文
 羹為羔者蓋字之爛脫鉶作陰者陰當作稔說文鉶大孰也此古文
 蓋借穀孰之稔為之傳寫又誤作陰耳爾雅饋糈稔也釋文稔本作
 鉶此二字互借之證郊特牲陰祭陰亦稔之誤○賈疏云古者天子
 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後人駁之謂上
 經釋幣即埋之不云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
 載之以出存以備參

甫皇考某子

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疏

正義曰云孝孫又云孝子云皇祖又云皇考者上文云若昭若穆故此亦

兩言之敖氏云字祖而謚考亦假設之辭注云僕為祝者大夫之

臣攝官也者禮運曰大夫具官非禮也則攝官其常故注云然此僕

為祝者亦是使僕攝祝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御行旅從臣無事焉是君與大夫出境祝不從行故使僕為之釋官

云賈疏因此遂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夫禮有祝又如饋食

左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是大夫之臣有祝矣如饋食

之禮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此因事而祭

且館於大夫之廟記云如者亦略倣其大節為之耳假器于大夫

注云今文無之者蓋鄭於字句闕亦必審擇所從也

不敢以君之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為聘使不得將祭器以行必

器為祭器疏假於大夫者爵同也曲禮曰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

寓祭器於士去國冀反者如此則出聘者不以祭器行可知矣注

云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者盛氏云君之器謂鼎豆之屬君所歸於

賓者亦可為祭器盼肉及廋車盼猶賦也廋廋人也車中車也二人

而臣不敢用也文盼正義曰注云盼猶賦也者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盼鄭注

作紛疏盼讀為班周禮匪頒之式鄭司農云頒讀為班布之班是盼

頒班三字義俱通說文班分瑞玉爾雅釋言班賦也郭注謂布與蓋

皆分物與人之意故以盼猶賦解之云廋廋人也車中車也二人掌

視車馬之官也者釋官云廋車注以廋人中車當之考周禮廋人下

士而中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為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

從行也周禮廋人下有圉人掌養馬廋圉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圉人

駕又孟氏選圉人之壯者是大夫亦有圉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

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車鮑點叔孫氏之車子鉏滴之類或

曰廋車蓋廋人中車之徒屬從聘賓行者云賦及之明辯也者此謂

大夫受饗而祭祭訖胙肉廋車賤官亦及之明其下逮無不辯也云古文胙作紛者蓋由形近致誤故鄭不從

右記賓受饗而祭

聘曰致饗

急歸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日唐石經作自誤注急歸大禮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聘之

日行聘享畢禮賓禮賓後私覲賓即館又卿大夫勞賓其明曰問大

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

疏

正義曰注云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者謂

是不以殘日也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

胡氏云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夕夫人歸禮也今文歸作饋

疏

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之也者此夕乃問大夫之夕是與君既致饗異日也云今文歸作饋者詳前君使卿韋弁歸饗饋下

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

稍稟食也乘禽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

其歸之以雙為數其賓

疏

正義曰旬十日也既致饗旬而稍謂致饗與上介也古文既為餼之後十日而賓猶未歸則更致稍食恐米

禾之不繼也宰夫始歸乘禽亦謂於旬日始也必使宰夫者三禮札記云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委積膳獻鄭注膳獻禽羞俶獻也此天

子禮諸侯當亦然故宰夫主歸之○注乘禽毛本作乘謂校勘記云謂嚴本集釋敖氏俱作禽是也今案古文既為餼胡氏承琪古今文

疏義作古文餼為既云十行本作古文既為餼毛本同蓋皆傳寫誤倒今更正案此餼為既者以餼為經內饗餼之餼非既致饗之既也

若以為既致饗之既則既訓己與餼義絕不相通無緣致誤疏義說似是然嚴本及各本俱與十行本同茲仍之而附其說於後焉云

稍稟食也者詳上經唯稍受之下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賈疏云別
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故疑非物四
之乘然語意未詳周禮掌客鄭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
於禮以雙為數方氏苞云曰乘禽以其雄雌相乘而為偶也故致之
亦以雙然則乘禽即謂鳥之雄雌並行者矣云謂鴈鶩之屬者爾雅
曰舒鴈鶩舒鳥鶩莊子命豎子殺鴈而烹之左傳饗人竊更之以鶩
是二物皆可供膳故舉以為證也云其歸之以雙為數者謂歸禽如
其饗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曰五雙謂賓也賓饗餼五牢故
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云其賓與上介也者言乘
禽曰日歸之惟賓與上介耳若士介則闕日矣胡氏承珙云古文餼
為既案饗餼字本作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氣聲春秋傳齊
人來餼諸侯槩氣或從既餼氣或從食自經典假氣為雲氣字而饋
客之氣遂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既稟稱事大戴
禮朝事私覲致饗既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槩之省案一切經音義
云餼古文作槩雖不言儀禮古文疑玄應所見儀禮注本容有作古
文餼為槩者鄭注中庸云既讀為餼者轉從今字使人易曉故於此
經亦從今士中曰則二雙中猶闕也不一曰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
文作餼也

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
從之賓不辭拜受於庭上介執之以相拜於門中乃入授人上介

受亦如之士介疏正義曰注其受之也毛本也作止校勘記云嚴徐
拜受於門外疏集釋楊敷俱作也通解作止下句敷作上介受之

以入告今案嚴本及各本俱作上介受以入告之云執一雙以將
命也者少儀曰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與此記義

同惟文有詳略耳彼注云加猶多也云面前也詳士冠禮云其受之
也上介受以入告之至乃入授人略如私獻儀節惟士舉其餘從之

私獻節無此文蓋約士介面卿時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文也
 賓不辭以記無辭文拜受於庭拜字疑衍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
 云發去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可知乘禽微物乃使賓日日取拜乎
 下云上介相拜亦非李氏云記云凡獻知受之如受賓私獻之禮也
 不辭者歸禽禮輕上介受如賓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
 士介受於門外皆做受饗餼禮禽羞俶獻比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
 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疏正義曰注比放也校勘記云監
 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疏本比誤作此云比放也其致
 之禮如乘禽也者放與俶同謂其致禽羞俶獻之禮略與歸乘禽同
 也餘詳上經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下○吳氏疑義云注以放訓比謂
 禮如乘禽不知彼生此熟烏能做而行之乎經義述聞云全經之例
 兩專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
 屬下句當讀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乃請
 觀也禽羞俶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今案此節文義難解述
 聞以爲有脫誤者近之

右記賓主行禮節次及禽獻之等級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疏正義曰
 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王氏士

讓云案聘禮有請觀之舉敖氏疑聘日不給且譏非禮以爲記文之
 誤不知此舉乃於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饗餼之卿以達於君而已非
 即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非即日問也方氏苞云請觀
 事微故不特請而假於致饗餼者以達之其入觀之日則惟主君所
 命非受饗餼之日旋請旋帥以入也今案王說方說甚是下文云訝
 帥之乃終言其事耳李氏云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

觀書于大史氏皆其事今案觀樂觀書皆可為請觀之證鄭專主宮廟言者以下有自下門入之文也 訝帥之自下門

入帥猶道也從下門疏正義曰注云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者聘外入游觀非正也疏享等事是正事皆自大門入此游觀非正故

自下門入下門蓋即便門之類吳氏章句云下門其偏隅有門如闈門歟

右記賓游觀

各以其爵朝服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疏正義曰注此句下嚴本有似四字今本俱脫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敖氏俱有通解與今本同云

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者鄭以下文凡致禮為致饗食之禮亦如之故知各以其爵朝服當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也盛氏云其

謂賓與上介也致寶以卿致上介以下大夫朝服殺於致饗也今案盛說頗明或以此句屬上節非

右記致禮者之爵服

士無饗無饗者無儻謂歸饋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儻唐石經嚴徐陳閩為儻今案監本毛本已改從儻○上經歸饗饋云士介四人皆饋大

牢是無饗也上賜饗注以饗為大禮之盛者故無饗則禮從簡略不儻使也上經已言無儻但末言其義故記明之

右記士介之殺禮

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

此句亦非其女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亦非其女

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俱有通解又無之字○大夫不敢辭謂賓問卿時擯者出請事但入告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賓私覲退即請有事於大夫君已禮辭而許之矣故不敢辭也

右記賓問大夫大夫不辭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加籩豆謂

其實也亦實於簠

正義曰注云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者即上經致饗以酬幣是也云其其

賓與上介也者上經賓與上介君皆饗之唯士介不言饗故知其者指賓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者謂其所實之物周禮籩人加

籩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醢人加豆之實芹菹豕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是也以夫人歸禮推之則賓加籩豆當各六上介

加籩豆當各四左傳昭六年晉侯饗季武子有加籩是其證矣記言此者恐人疑加籩豆在常禮之外致饗或不用故特明之言皆者皆

賓與上介也云亦實於簠者校勘記據單疏要義無筐字疑為衍文盛氏以注約公食禮言之謂豆實於簠簠實於筐但記不言簠筐

亦非筐或謂曰實濡物實於簠籩實乾物實於筐說亦可從云饗禮今亡者詳上經公于賓壹食再饗下言此以見無文可證耳無

饗者無饗禮

上介無饗禮

疏正義曰注饗校勘記云陳閩監葛楊氏俱誤享○此申言致饗唯賓與上介不及士介也

士介無饗已詳上無饗者無饗禮以其卑也

右記致饗與無饗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

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

疏正義曰上經大夫餼

之不言米幾種及筐大小故記明之○校勘記云注略下聶氏有也

字云謂大夫餼賓上介也者敖氏謂凡餼兼士介在內不知記明

言餼大夫不云餼士又鄭上經注謂衆介無梁此云黍梁稷明止謂

右記大夫餼賓上介之實與器

既將公事賓請歸

謂己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

疏正義曰

己問大夫事畢者問大夫亦是公事以其幣物公家具之且奉君命

以行也鄭恐人疑既將公事為行聘享事畢故特明之云請歸不敢

自專謙也者蓋問大夫畢即請於主國以定歸期是不敢自專也云

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獻謂俶獻無日數言非一

日所以盡殷勤故又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唯稍不拜

乘禽于朝訝聽之此復記之者賓受君饗餼受夫人歸禮受饗食燕

皆明日拜賜于朝經皆未言訝聽之故此總記以補之也訝聽之義

右記賓請歸拜賜

詳上經注云唯稍不拜者明稍以外無不拜稍禮詳前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饗食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

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為賓介大夫也雖為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

疏正義曰注介大夫也宰夫獻為主人**疏**正義曰叔氏君與臣燕則不親為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今案宰夫獻即燕義所謂使宰夫為獻主也宰夫當為膳宰辨見燕禮釋官云儀禮經內所言宰夫皆與周禮宰夫職合惟此記云宰夫獻則指謂膳宰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其記出於後儒之手如士冠禮記引孔子之言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春秋時通稱膳宰為宰夫故此記因之

右記燕聘賓之禮

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為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謂

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繇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今文曰**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無行謂獨來復賄反幣無所之也者如左傳吳公子札聘魯遂聘齊聘鄭聘衛聘

晉是所聘不一國此則特為己國來聘訖亦不復往他國是無行也秦西乞術聘魯事在左傳文十三年彼云厚賄之是贈聘使此云重賄是報聘君二者不同鄭特引以為重賄反幣之證耳盛氏云賄主

國所以遺聘君者上經賄止用束紘今則加厚之反幣主國所以報

也重賄而反幣皆所以答其特來之厚意故以贈幣釋之非也重賄而反幣皆所以答其特來之厚意故以贈幣釋之非也

今案盛說是也云今文曰賄反幣者古文作重賄反幣今文無重字案無重字則厚答聘君之意不見故鄭不從也

右記特聘宜加禮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疏**正義曰校

上集釋通解俱有辭字○此及下三節即上經公館賓時所謂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之四事也因經未言贊拜之辭

故記補之注云在存也者謂在即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問之意周禮大行人曰歲徧存是也

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正義曰注云言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以社稷故者夫人

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案取夫人為社稷主見禮記哀公問盛氏云夫人與君同主社稷故其辭鄭重如此若曰君貶寡君延及寡

小君是以主君當其惠矣注云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對下拜問大夫之辭而言大夫與君不敵故敢當其惠也云其卒亦曰

寡君拜命之辱者上節末云寡君拜君命之辱此節在寡小君貶寡君下止云拜者是省文其實節末亦當曰寡君拜命之辱也

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問大夫之辭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

送自拜聘享至此亦非**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節經注唐石經嚴徐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集釋俱在君貶寡君節下同今本秦氏

薰田云又拜送三字監本及敖本皆在君貶寡君之上唐石經及謝子祥郝敬張爾岐盛世佐諸本並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於文義為

順今案以上經文次考之送賓在問大夫之後唐石經及嚴徐各本是也校勘記又云注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共

十七字巖徐集釋俱如是今本作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脫九字通解

祇有下七字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者

謂自曰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並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下也

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

賓于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

不致不拜不以正義曰主毛本誤作王校勘記云注所以謝之下

將別崇新敬也巖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有也字楊氏無○敖

氏云必釋於此者明為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今案館有主人

右記賓謝館主人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為禮正義曰來使謂來聘敖氏云饗之新

但言饗者舉其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

盛者言之也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

食所以愧厲之也不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毛本腥作生校勘

言罪者罪將執之記云巖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腥集釋作生

云餼之腥致其牢禮也者腥謂殺而未烹左傳餼牽竭矣服注腥

曰餼是餼亦訓腥蓋不親饗故腥致之也云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

故耳者張氏爾岐云君有故亦不親饗此以使者有過而不饗故致辭異也引聘義者證有過不饗之事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案罪失誤之大者過失誤之小者有過雖不親饗猶腥致之有罪則不唯不饗而已亦不饋之也鄭云罪將執之者蓋據春秋時有執他國之大夫者然恐非古禮也敖氏以過爲上經若過邦之過饋卽饋之其以其禮之饋又以下節其介爲介之上上無闕文皆謬解斷不可從其

介爲介

饗賓有介者尊

疏

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謂饗賓之時以賓爲賓卽以從賓來聘之上介爲介

故云其介也必知介爲上介者敖氏云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爲禮故也今案上經饗食賓介不及士介是其證矣李氏云春秋傳襄二十七年宋公兼饗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語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叔向蓋爲趙孟介而從饗者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也○注賓尊汪氏中校本改爲尊賓義似較勝二云饗賓有介者對燕禮以上介爲賓以賓爲苟敬無介也云行敵禮也者賈疏云若鄉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卑不與尊齊禮

正義曰注尊下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有者字楊本無○大客敖氏以爲朝君賈疏以爲大國之卿案三禮札記云周禮大行人掌

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據此則大賓大客是對要服以外言之其要服以內賓客不分大小也況上經言饗食有定禮不分別大小國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豹同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曹是小國而其大夫得與趙孟叔孫豹同享豈以大國之卿後至而遂廢小國之卿饗食之禮乎賈說非矣司儀職雖以諸侯相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然對文異散則通此篇賓客多通稱則大客卽謂諸侯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敖說

右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
疏正義曰小聘不筵几記恐
雖受於廟不為神位
大聘有几筵者即上經行聘時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是也言唯則小聘之無几筵亦見矣詳上經小聘曰問下

右記受聘問之異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
疏正義
今文籩為逾毛本文誤入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
文云秉十六斛者上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此十籩曰秉據籩
計之也若以斛計之則一秉十六斛矣此秉為量名與下四秉曰筥
之秉異云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為籩者籩與庾同云今文籩為逾者
詳上經車秉 二百四十斗 謂一車之米 **疏**正義曰注云謂一車之米
有五籩下 二百四十斗 秉有五籩 者謂二百四十斗為一車
之米也二百四十斗即二十四斛也上經歸饗饋云門外米三十車
車秉有五籩蓋每車有一秉五籩也一秉十六斛五籩又八斛是二
十四斛也○自十斗曰 四秉曰筥 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齊名
斛至此皆言米數也 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

為筥者詩云彼有遺 **疏**正義曰注萊易毛本易作陽校勘記云通解
秉又云此有不斂齊 **疏**楊敖俱作易釋文宋本亦作易今本作易案
萊易二地名故云之閒或誤作易遂誤作陽今案嚴本作易黃氏不
烈云影宋鈔釋文作易段氏云凡釋文陽字無有作易者嚴本與釋
文合萊易二水名漢書故安易水東至范陽入濡水亦至范陽入涑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此萊字當即涑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為易無疑矣

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者上文云十數曰秉鄭恐人以此筥與上秉同故特辨之云筥齊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為秉者案周禮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栝之栝謂一齊也是筥為齊名不特此秉非數秉之秉即此筥亦非筥筥之筥矣云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齊者大田篇又鄭引以證秉筥之為禾數也毛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齊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筥謂一齊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其字同數異矣

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二百秉三
上云四秉曰筥則十筥曰稷四十秉也十稷曰秬四百秉也故又云四百秉為一秬○注古文稷作縷校勘記云縷閩本作稷誤釋文通解俱作縷今案嚴本作縷云一車之禾三秬者即上經歸饗饋云禾三十車車三秬也云為千二百秉者一秬四百秉三秬是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掌客注云禾稟實并刈者也亦引此記云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也然則筥為未束之名稷為已束之名十筥曰稷則四十把共一束也云古文稷作縷者案說文糸部無縷字惟禾部稷下云布之八十縷為稷胡氏云布縷之縷古字蓋借總為之說文稷下注解疑有脫誤稷字从禾當為禾數故鄭從今文○自四秉曰筥至此皆言禾數也

右記明致饗米禾之數

儀禮正義十八

儀禮正義十九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

九 正義曰主毛本誤作壬集釋大夫之禮下有也字今從之○公者五等邦國之通稱大夫謂下大夫對卿為上大夫也凡

待賓客之禮有饗有食有燕燕主於酒而食主於飯饗則兼之鄭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者案經云賓朝服即位於大

門外如聘則先聘後食此所食之賓即聘賓也必知為小聘大夫者小聘使大夫為賓也賈疏云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

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膚皆

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今案此篇主言食子男小聘大夫而侯伯大聘使卿為賓使大夫為上介亦有食可知敖氏謂與前篇互

見其禮是也據聘禮云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不言士介此又單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三禮札記云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

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是也諸

侯於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禮食是也天子諸侯養老亦用食禮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又曰秋食耆老

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即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是也今惟此篇禮存其餘

皆不可考矣或曰樂記言食三老五更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此不親割不設樂執醬而不執爵蓋食禮之中亦

有隆殺焉又此篇主於食飯而無賓主之酬酢其食飯也亦止賓一人而主君不舉共食故無阼席然而鼎俎具陳庶羞畢備其宿勸則皮幣咸有其執事則卿大夫士皆在其食既也則卷牲俎以歸賓是亦待賓客之重禮也禮經釋例云食重於燕不獨食禮公自為主人燕禮使宰夫為主人之別也食禮有幣燕禮無幣食行於廟燕行於寢食牲用大牢燕牲用狗食使大夫戒賓燕於庭命賓皆其例矣萬氏斯大乃謂食視燕饗為輕誤其饗禮篇亡不可考其禮則又重於食焉云於五禮屬嘉禮者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飲食饗燕皆屬嘉禮故知食亦屬嘉禮也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疏**正義曰自此

此至大夫既七十奠於鼎逆退復位皆設饌以前事分為四節戒賓賓從一也陳具二也賓入拜至三也鼎入載俎四也注戒謂至賓館戒之使來主國之廟受食也據下云遂從之則本曰戒可知云

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者謂食卿使卿戒食大夫使大夫戒也云氏云各以其爵則兼卿大夫言矣此蓋顧下經見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敖說得經意云敵者易以相親敬者此釋各以其爵之義也敖

氏云飲食之禮賓主敵則主人親戒速所以尊上介出請入告問所

賓也此使戒賓而各以其爵亦其義耳說亦通

疏正義曰注問所以來事毛本以下有為字嚴本集釋要義俱無張氏識誤云注曰問所以來事案釋文云以為于偽反今本于

以字下脫一為字從釋文據此則張所見本原無為字特因釋文增入文句反嫌冗復黃氏校錄云單疏述注云問所以來事者釋云賓

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賈蓋以為字釋以字據此則賈所見本亦無為字盧氏詳校謂釋文是所為誤作以為非也今從嚴本

三辭為既先受疏正義曰敖氏云食必三辭者重於燕也燕則再辭

敢當者賈以先受賜謂聘曰致饗或賓出拜辱疏正義曰

云饗先於食先受賜謂先受饗也疏注云為既先受賜不

三辭許之乃出外門外也注云拜使者屈辱來迎己者是以拜辱

為拜使者也吳氏章句以為拜君命之辱非此時尚未將命下賓再

拜稽首乃是拜君命也拜君命必稽首此但云拜則其為拜使者明矣疏大夫不荅拜將命疏使也將猶致

也疏正義曰為人使者不荅拜說已詳前賓再拜稽首疏受大夫還復

君賓不拜送遂從之疏從之不拜送者為疏正義曰注云不拜送者為從之

案遂從之文與此同而拜送者賈謂尊天子使是也鄉飲鄉射亦有

從之之文而拜送者賈鄉飲疏謂鄉大夫尊賓卑故特拜辱而送之亦是也餘詳鄉飲篇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

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疏鄭以經於此始言朝服則前此服玄端

不服朝服也褚氏云行聘大禮故登車即皮弁食禮輕故至次中始

易朝服此申鄭之說也敖氏云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於此乃著之

者明其與聘服異王氏士讓云聘禮歸饗饋賓必朝服禮辭此公食

之西卽此注言俟之義褚氏云
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也

右戒賓賓從

卽位具

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卽位者待賓之

人具者待賓之物今案此說最明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各饌其所當供之物燕禮告具而後卽位此則卽位乃具也

注云主人也者謂此卽位指主人言也秦氏蕙田云經言卽位不言主人者上言賓卽位則此爲主人可知也敖氏以卽位仍屬賓者非郝氏又連上文如

聘卽位爲句尤誤云擯者俟君於大門外者擯者卽下納賓之大夫也立於大門外待事也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

之外者卿大夫士序立於廟門外待君迎賓入乃入以及宰夫所具饌物斯時皆在廟門外故因言主人卽位而詳及之羹定謂

之羹定猶熟也著**疏**正義曰注熟集釋作孰戴氏云古通用孰○云之者下以爲節

者謂羹定而後陳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局冪冪若束若編設以此爲節也

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也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冪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

其中央今文局作**疏**正義曰冪冪氏作冪注同注云七鼎一大牢鉉古文冪皆作密也者牛羊豕具爲大牢七鼎者牛一羊一豕一

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凡七也無鮮魚腊褚氏云此卽聘禮致饗上介之數也小聘賓與大聘上介爵同故鼎皆七云甸人冢宰之屬兼

亨人者賈疏云案天官有甸師氏又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

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

入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少牢無甸人官故饗人陳鼎也儀禮釋官云
周禮甸師職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曰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
焉禮記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辜則誓於甸人成十年左傳使甸人
獻麥杜注甸人主爲公田者是諸侯謂之甸人天子謂之甸師其職
掌一也據少牢大夫無甸人則士亦無之既夕士禮甸人抗重蓋公
臣來治士之喪事者非士有甸人也云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
也者凡鼎陳於門外多北面上此南面西上者以此鼎爲賓設之
賓在門外之西故使統於外也云凡鼎鼐蓋以茅爲之長則東本短
則編其中央者蓋疑辭李氏云茅之爲物潔白故鼐疑用之方氏苞
云若東若編其爲茅可知矣著其異於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
尊冪之用布也餘詳士冠禮設局鼐下設洗如饗食如其近者也饗
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疏正義曰注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
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疏者也者周公作經有饗禮有食禮饗在先
食在後設洗如饗謂食禮設洗之處如饗禮所設之處耳二禮相繼
而行故云如其近者也聘禮注雖有饗與食互相先後之文然終以
先饗後食爲正詳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下云饗禮亡燕禮則設洗
于阼階東南者以饗禮既亡無可考故引燕禮以明之方氏苞云饗
禮嚴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當時諸侯苦其
難行故去其籍云古文饗或作鄉亦詳聘禮 小臣具槃匱在東堂
下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疏正義曰注云爲公盥也者言盥匱
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爲公盥設也槃盛盥棄水匱盛水
以沃盥者云公尊不就洗者凡行禮賓主敵者皆盥於洗公尊則不
就洗故特設槃匱以待之祭祀尸尊亦不就洗詳士虞禮匱水錯于
槃中南流下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者周禮大僕職曰
祭祀賓客正王之服位小臣職曰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

灋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詳燕禮大射儀然其職掌亦與天子小臣同是小臣於饗食掌正君服位也又周禮小臣職曰祭祀朝覲沃

王盥故此公盥之事小臣掌之凡設槃匱者必有篋中少牢祭日設槃匱與篋中于西階東土虞特牲皆有篋中此不言者文略亦詳士

虞禮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疏**正義曰注

闕葛俱誤作几○筵蒲筵席萑席也詳下記注云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經未言設筵之處故注明之戶西即所謂戶牖之闕堂

上尊位也凡布席於堂上皆南面布席於室中則東面左几者為人設几也為神則右几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下云公不

賓至授几者親設清醬可以略此者聘禮禮賓賓至公迎賓入受几授賓此但設之是不親授故記不授几注云異於醴也謂異於聘時

醴賓也所以然者以食禮公親設醴無尊主於食**疏**正義曰敖氏云醬及大羹清親設者多故此可略也

漿或用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其俟奠於豐尊也飲酒漿飲俟于東房上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其俟奠於豐

飲先言漿別**疏**正義曰李氏云此酒漿以酌口耳注云飲酒清酒於六飲也也者周禮酒正職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

酒三曰清酒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又曰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醢鄭注清謂醴之泚者吳氏廷華褚氏寅亮皆以

此注云清酒為指四飲中之清非指三酒中之清酒其說是也云漿飲載漿也者酒正三曰漿注云漿今之載漿也然則漿亦四飲之一

矣賈此疏云載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載漢法有此名故也云其俟奠於豐上也者謂奠於豐上待事至乃設也酒漿皆有豐詳下

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者以其先言飲明是飲以酌口非用以獻酬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

酒飲酒食之酒是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者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彼先言飲此先言漿後言飲明亦飲以醕口與六飲用以共飲者不同漿人職曰凡飲共之鄭注謂非食時故此云別於六飲也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 疏正義曰注云凡非一也飲食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疏之具宰夫所掌也者案上文鼎陳于門外洗設于阼階東南槃匱具于東堂下筵設于堂酒漿俟于東房而其餘豆簠簋劍之屬尚多故以凡宰夫之具一語統括之見宰夫所掌皆陳在東房也儀禮釋官云周禮宰夫掌賓客之飲食與其陳數注云飲食燕饗也疏云鄭不解經中食為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注又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云儀禮具有諸侯之禮俱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然則食禮之陳數宰夫掌之故此經設筵授公醢醬薦豆設黍稷設劍設解豐授公飯梁膳稻進解豐授公東帛侑賓皆宰夫主其事也云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者酒漿亦是飲食之具而上特言俟於東房不在凡中者以經雖云無奠猶嫌酒漿仍在堂故特言之也

右陳具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 不出大門 疏正義曰如賓服亦朝服也注降於國君 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國

君來朝公迎之於大門外此不出大門是降於國君也禮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尊者於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

下答拜 大夫納賓 大夫謂上擯也 疏正義曰擯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 納賓以公命 疏為上擯

再拜稽首

左西方賓位也辟後遁不敢當君拜也

疏

正義曰注云左西方賓位也者賓之位常在西入門左即西也亦詳

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注下云辟後遁不敢當君拜也者義詳聘禮儀禮細解云聘禮公迎賓再拜賓辟不答拜者以公為聘君而拜己

不敢承其禮也此則為食己而拜故既辟還復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揖入**疏**正義曰上文賓入

此云公揖入謂從大門而入也敖氏云此行及席門公揖入廟禮**疏**禮於廟亦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文省

正義曰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又云賓立接西塾以後乃言納賓賓入此公揖入下即云賓入者明賓從

公而入禮殺於聘也注云廟禮凡單言廟者皆是廟廟詳士冠禮筮于廟門下賈疏云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

饗又在寢是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三揖與士

其差次也北曲揖也詳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下云相人偶者詳聘禮

至于階三讓讓先**疏**正義曰注升下鍾公升二等賓升遠下**疏**正義

氏云此下大夫與公升階之儀乃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東

南東西節也取節**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亦兼上下者言賈疏云此

於夾明東於堂謂主國卿大夫之位是也詳士相見禮方氏苞

云至此始見羣臣之位明公入然後從而入公與賓升堂然後羣臣與介各就其位也注云東夾南東西節也者敖氏云東夾南即東

堂南今案夾之近南者為堂近北者為室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然統言之皆夾也經言東夾自兼東堂在內不必分別詳聘禮設

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
 之士為內宰之屬則此宰明為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
 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饗食賓客夫人有薦豆
 籩之事鑑豆屬故使內宰執以授公彼注乃謂宰為太宰不知周禮
 太宰職不主賓客饗食之事也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宮宰守宮官
 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今案
 周禮序官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內宰統於治官而宰夫為治官之
 考故云宰夫之屬也必云宰夫之屬者以是時宰夫位亦在房中也
 當以此注為正後宰右執鑑注宰謂太宰宰夫之長也與此注兩岐
 恐非云古文無南上者儀禮今文西面下有南上二字古文無鄭以
 宰為宰夫之屬明非一人故從今文不從古文也敖氏則從古文謂
 經惟言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今案周禮內宰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之官數雖無文亦不止一人即如
 上文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經但言小臣而敖氏以為兼正與師在
 內何此經言宰而斷為獨立邪又解此宰為大宰皆誤其褚氏云東
 夾北非大宰立位也焦氏云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
 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立於宰夫之北而
 內官之士又在宰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醢醬
 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
 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醢醬六豆六簋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
 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
 鑑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
 注此宰為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為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
 宰即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
 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
 設簋至是出門執鑑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劔授

梁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鑿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鑿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下於設俎設簋皆不能目見何以恰當其時而出執鑿也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卽趨出執鑿於事爲便也案焦氏謂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其說甚確然經於東夾北不云宰夫而云宰者以經云南上則宰夫自在宰之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東北故言宰而位文始明也又焦氏解釋前後經文反復辨論亦極明析雖未明言宰爲內宰固不以鄭氏所云太宰當之矣敖氏謂無南上二字則方氏觀承胡氏承琪俱已駁之矣未可從也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

獅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君而疏正義曰敖氏云在宰東北少退於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宰也王氏士讓云自大夫士至內

官之士皆主國之臣故位皆居東方注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

者以經云內官明是夫人之官卽內宰之屬也儀禮釋官云內官之

士當爲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稱士者異其賢內

小臣亦稱士故云內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

事是以位在此今案周禮內小臣寺人皆內官寺人亦掌賓客之事

則夫人之官兼有寺人在內也又此注云內宰之屬則上立東夾北

者爲內宰益明矣云自獅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

饗食賓自無事者案下文大夫七鼎士設俎設羞是食賓大夫以下皆有事而云無事者以入門時自無事故不必先入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迎賓大門內獅大夫以下入廟門卽位而俟之明係先入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與饗食禮異也疏正義

曰注云然則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者賈疏云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李氏云承擯大夫也故少進於士今案不言上擯者上擯位在阼階下記云卿擯由下是也此注謂承擯紹擯立於士西敖以為立於士東韋氏協夢云案上文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承擯是大夫尊於士宜在士之上若立於士東則反在士下矣從注是也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與禮俟正義曰至再拜者言此

再拜者李氏云凡言也者皆與下事為節經義述聞云至再拜再當為壹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至壹拜者賓至階上公則壹拜也先言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先言公壹拜賓降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

則所據本已誤作至再拜矣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即至壹拜之為何須又言公之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為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申言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何不聞總括其詞曰再拜乎今案述聞之說是矣但

賓西階東北面荅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正義曰西階東西階下之東也荅拜是目下事實尚未拜敬也不言稽首省文也方氏苞云凡荅鄰國之君拜無不稽首

注云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者君在東賓擯者辭辭拜拜不於西階前而於西階東是少就主君也

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疏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

正義曰拜也者言賓不從擯者之辭而仍拜也於是公降一等親辭之聘禮作擯者曰此曰上無擯者二字亦省文也注云賓降再拜

公降擯者釋辭矣者上注云辭拜於下謂辭其拜於下也然賓猶降拜公亦降辭擯者所釋之辭即寡君從子云云是也惟聘禮與食釋此辭蓋待異國之臣與本國之臣異也云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言公雖降一等辭而賓猶降西階東終其再拜稽首也官氏獻瑤云必知賓之終其再拜稽首者於升而不成拜知之也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己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而下曰定疏正義曰栗階上他本有賓字唐石經無戴校集釋云此校勘記據燕禮疏引有賓字以石經為非經義述聞謂燕禮疏約舉其文不必字字皆同據聘禮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也無者是今從石經注栗實栗也毛本寔作實嚴本通解俱作寔不拾級而下曰定鍾本定誤作走毛本誤作定戴校集釋云

說文引春秋公羊傳曰定階而走今傳定作階釋文云丑略反一本作定音同注云自以己拜也者謂已在階下再拜稽首故升不拜也栗階詳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燕禮記

疏正義曰上文賓升不拜賓之意自以為己拜於下也主君不敢受其拜下之禮故復命之成拜於上而賓亦遂於階上北面再拜稽首也注云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者主君辭之之意原欲其拜於上而賓終拜於下是猶為不成也方氏苞云凡再拜稽首而不升拜唯膳宰送爵於公大夫媵爵大射賓始受命燕射之終公命徹罍卿大夫降拜則然至公酬賓賓媵爵於公則小臣雖辭賓升即成拜而公亦無再命唯食禮升而不拜再有命而後成拜何也賓終拜於下而升不敢拜自同於膳宰之送爵大夫之媵解以明其震悚不安之意也惟賓以不敢拜明異敬故公又以命成拜為優禮也

右賓入拜至

士舉鼎去甬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局坐奠于鼎

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正義曰去

石經嚴本俱作冪釋文集釋通解楊氏陳單注本毛本俱作甬儀禮

識誤從釋文三禮札記云古甬冪字亦通用但鼎甬作甬與經例尤

合也今從釋文各本陳鼎于碑下南字石經嚴本集釋通解敖氏俱

不重徐本楊氏監本毛本俱重陳單注本重南字係擠入敖氏及張

氏爾岐俱謂不重者為脫則重者是也戴校集釋補一南字坐奠于

鼎西南順各本皆有南字敖氏以為衍文非○舉鼎扛鼎而入甬鼎

蓋也賈疏云去甬于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士虞皆

入乃去甬者喪禮變於吉故也敖氏云次序也序入鼎在西者先在

東者後也朝位君南面故陳鼎於內外皆順之鼎西每鼎之西也盛

氏云右人在鼎西故抽局即奠於其西便也南順言奠局之法南北
設之順鼎面也舉鼎之時局橫加於鼎上及其奠之直設於鼎旁故
云南順也出自鼎西謂右人奠局訖即自鼎西而出也今案左人待
載謂立於鼎東待升肉載俎也注云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者
褚氏云若不為賓則出亦當由東矣出入君門由東禮之常也云今
文奠為委古文待為持者敖氏云奠於鼎西之奠後篇皆作委宜從
今文胡氏承琪云奠與委義本相近下文云大夫既匕匕奠於鼎又
甸人舉鼎順出奠於其所此篇多作奠故從古文也又待持古同聲
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書亦或為持是二字古
多假借此時俎猶未入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
當云待載故鄭從今文

退旅入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

疏正義曰

氏云雍人西面於鼎南陳俎俎南順旅人南面於鼎北加匕匕北枋注云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者儀禮釋官云案周禮外饗職曰

掌外祭祀之割亨陳其鼎俎實之牲醴魚腊凡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亦如之天子有內饗外饗之官諸侯唯有饗人而已襄二十八年

左傳云饗人竊更之以驚是也雍與饗通亦作雝國語佐雝者嘗焉韋注雝亨煎之官旅人蓋其下府史之屬如少牢之有雍府也云雍

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者賈疏云雍人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故云文互相備也褚氏云雍人旅人退未即出注

云出入之由如舉鼎者蓋終言之耳至後取匕舉鼎乃順出疏謂出而復入非也云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李氏云大夫饋食禮

匕俎皆合執以從此雍人執俎旅人執匕每器一人是諸侯官多也匕詳少牢饋食禮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

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 長以長幼也序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瞿中溶云石本原刻南面下有西上二字後磨改刪去敖氏云長盥亦目下事之辭國君設洗當東霽於東夾南

為少東洗之東南南則又東矣交於前不言相右可知也今案大夫立於洗之東南西面北上以序進至洗北面盥盥畢仍退立於其處故

有退者與進者交於前之事盥者俱畢又以序進至碑南鼎北南面而匕出鼎實也盥賈疏以為北面或以為西面實是也交於前敖氏

以為相右或以為相左敖是也褚氏云將盥既序進盥而復位將匕又序進故兩言之 注云長以長幼也者謂以長幼為次序也言長

幼則非一人或謂下大夫十鼎匕者當七人上大夫九鼎匕者當九人知侯國五大夫之說為不然案曾子問曰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鄭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孔疏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儀禮釋官云案據此疏則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明矣

周禮傳其伍王制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尚多不止此也云序猶更也者序有更義謂更迭而進周禮御僕以序守

路鼓注序更也是也云前洗南者以大夫既在洗之東南明退者與進者交在洗南也方氏苞云饗禮亡燕之牲以狗用爲脯醢無所用

也蓋食禮大夫士無他職事唯助君以養賓故儀繁而不殺載者

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疏正義曰注左入下毛本有也字

左人者上經云左人待載此云載者明即左人也云亦序自鼎東西

面於其前者上文士舉鼎序入注云入由東故知此亦序自鼎東西

面於鼎之前也上未言載者之面故經特明之云大魚腊飪飪熟也

夫匕則載之者謂大夫既匕則載者載之於俎也

熟饗有疏正義曰魚乾魚腊乾獸此食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也

醒者賈疏云上文直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

故此特著魚腊飪也注云飪熟也食禮宜熟饗有醒者謂食禮宜

用熟饗禮則有用醒者宣十六年左傳曰王享有體薦賈疏云饗禮用體薦體薦則醒矣故禮記云醒其俎謂豚解而醒之豚解者皆醒也○陳氏祥道云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有嘉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胖腊聘禮賓鼎九此禮上大夫俎九有鮮聘禮上介鼎七此禮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

喪既夕士虞胖而已載體進奏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月理也

疏正義曰注个集釋作箇嚴本作个云體謂牲與腊也者下文別言魚及腸胃膚故知此所載之體專謂牲與腊也云奏謂皮膚之

理也進其理本在前者凌先生云肉理謂之腠又謂之委詳鄉飲酒
記進腠下云下大夫體七個者賈疏以為當用右胖肩臂膈肱脰脊
脅其左胖為庶羞下文 魚七縮俎寢右 右首也寢右進鬻也 **疏** 正義
十六豆二十豆是也

近腠近陳闓葛本通解楊氏俱誤作進案釋文為近字作音近是也
魚七者上注云下大夫體七個下經云腸胃七故魚亦依其數也縮

縱也縮俎者魚在俎為縱於人為橫也若進首進尾則於俎為橫於
人為縱矣此據賓南面俎橫設於賓前言之也寢右者魚臥俎上右

邊在下也 士虞記牲北首寢右注云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足諸右邊
在下矣 云右首也者謂魚首在右也云寢右進鬻也者鬻脊也魚

右首而寢左則鬻鬻南右首而寢右則鬻鬻北故云進鬻也云乾魚
近腠多骨鯁者腠腹下也乾魚近腠多骨鯁故必以鬻進賓便於取

食也此食生入法也士喪禮大斂奠載魚左首進鬻注云未異於生
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是以其初死未忍與生異也但食禮右

首進鬻喪禮左首進鬻進鬻則同而左首有異者反吉也左首而進
鬻則是寢左與寢右亦異矣士虞禮記云魚進鬻亦是未忍異於生

不言左首者省文耳少牢禮魚縮載右首進腠注云變於食生也是
祭祀之禮進腠與生人進鬻異也右首而進腠則亦寢左矣經不言

者以此經言寢右可推而知也少儀曰進濡魚者進尾冬右腠夏右
鰭鰭與鬻同注云脊也此謂進濡魚法與乾魚異濡魚進尾則於俎

為橫於人為縮故可右腠亦可右鰭與儀禮所云進腠進鬻者別孔
疏云此濡魚進尾及右腠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

祀及饗食正禮也若正禮魚在於俎皆縮載無進首進尾之理今案
少牢魚縮載進腠公食魚縮俎進鬻是祭祀及饗食正禮或進鬻或

進腠不進腸胃七同俎 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 **疏** 正義曰此牛與
首進尾也腸胃七同俎 腠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 羊之腸胃也李

氏云君子不食罔腴罔謂犬豕也取牛羊腴而已注云以其同類也者是釋經同俎之義牛羊同食芻故云同類云不異其牛羊腴賤

也者牛羊之體異俎而腸胃則同俎以其腴賤故不分別之也云此俎實凡二十八者牛與羊之腸及胃各七四七則二十八也此腸胃

與牲異鼎異俎者取其鼎俎奇也若與牲同鼎同俎則六不得奇矣既夕少牢腸胃與牲同鼎者既夕五鼎羊豕魚腊鮮獸少牢五鼎羊

豕魚腊膚皆無牛若以羊之腸胃別為一鼎則亦六鼎不成奇矣士喪三鼎豚魚腊特牲三鼎豕魚腊皆無腸胃有司徹三鼎羊豕魚腸

胃亦不別鼎少牢并腸胃於牲鼎腸胃各三既夕盛倫膚七倫理也葬奠腸胃各五此七者以其取數於牲體故亦七也倫膚七倫理也

滑脆者今文疏正義曰注滑脆者脆徐陳閩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倫或作論疏脆釋文嚴本俱作脆校勘記云案說文脆从肉从絕

省作脆非也○膚謂豕之脅革肉也七者亦取數於牲體也少牢則云倫膚九與此皆別為一鼎若特牲有司徹膚皆從牲同鼎矣注

云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蓋謂倫為腠理之精者耳說文脆小粟易斷也少牢則訓倫為擇義詳彼篇云今文倫或作論者倫論皆从倫

聲此篇古文作倫今文作論少牢疏腸胃膚皆橫諸俎烝之順其在牲則作倫不作論故鄭從古文也

胃垂及疏正義曰此言腸胃與膚載俎之法也橫設於俎而有餘則俎拒疏垂之於兩邊也注云腸胃垂及俎拒者詳少牢腸三胃

三長皆及俎拒下○陳氏祥道云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

皆無膚以未成牲也既夕大遣奠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者以腸胃出於牛羊膚出於下牲故也大夫

既匕匕奠于鼎逆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疏正義曰既七闕本匕載者又待設俎疏誤作七敖氏云匕奠

于鼎謂加匕于鼎上也位東夾南注云事畢宜由便也者事畢謂
七載已畢也匕者每鼎一人匕時序進則大夫長在先事畢則後進
者先退是謂逆退由便也云士匕載者又待設俎者上云左人待載
左人即舉鼎之士也下文士設俎于豆南是士載俎者又有設俎之
事故經言大夫退不言士退也

右鼎入載俎

公降盥

將設醬

疏正義曰此下乃詳食賓之節為賓設正饌賓祭正饌
禮終賓出凡八節注云將設醬者下文宰夫授公醯醬公設之故
知此降盥者為將設醬盥手致潔也敖氏云於是小臣各執槃匱

中以就

賓降公辭

辭其從己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
揖讓皆一殺於初古文壹皆作

一

疏

正義曰注揖讓皆一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一俱作壹
毛本作一○壹揖壹讓及注壹皆作一俱詳士冠禮宰夫自東

房授醯醬

授授公也醯醬

疏正義曰賈疏云案記云蒲筵常長丈六尺
于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

中席以東

自中席以西設庶羞也今案據下經云設庶羞旁四列則
庶羞不失常中席以西蓋又偏於西也注云醯醬以醯和醬者此

云醯醬下直

云醬明醯在醬中以醯和醬可知
賈疏云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

曰敖氏云

公設之示親饋也禮經釋例云凡正饌醯醬大羹清加饌
簠梁皆公親設案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

又大羹清

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授公公設之于醬西是正
饌之醯醬大羹清皆公親設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於

儀禮正義

十九

清西是加饌之簠梁亦公親設也故賓初食時用正饌之清醬及加饌之簠梁卒食後稅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

皆因公親設之故也清西者即前公所設正饌之大羹清也正饌以

東故云於清西也兩饌之閒容人下經云賓北面自閒坐注曰兩饌

之閒也兩饌即所謂正饌加饌也注云以其為饌本者言此以明

親設之故也禮經釋例云聘禮設餼堂上之饌入西夾六注入六者

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疏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凡

薦豆為本考士昏禮贊者設醬于席前此為皆設饌也設醬畢乃

薦菹醢二豆設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黍稷二敦至末始設清又

云設對醬于東此為婦設饌也設醬畢乃薦豆設敦與皆饌同三俎

及清則夫婦共之公食禮設正饌醢醬公設之注以其為饌本設醬

畢乃薦豆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簋設簋畢乃設清設清畢乃

設劔士虞陰厭贊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敦設敦畢乃設劔特

牲陰厭同少牢陰厭薦豆畢設俎設敦次序亦同唯兩劔至尸入飯

時始設之為小異也是設饌之時有醢醬之豆則先設醢醬之豆無

醢醬之豆則先設菹醢之豆也聘禮歸饗饋堂上之饌先設豆次設

簋次設劔次設簠次設壺兩夾之饌亦然蓋歸饗饋之禮雖變於親

食賓之禮而其以豆為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禮雖變於親

本之例則未嘗變也

曰賓辭者辭公之親設也坐跪也北面坐遷者謂公南面立設賓北

面跪遷敬也而東遷所謂東遷之於所當設之所也言所者見賓遷

之處即為醬之定位公不更移設也注故處下釋文有也字嚴本

各本無○云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者故處謂公所設之處賓遷

而奠之東即在故處之側明不相遠故賈疏云側近也禮經釋例云

凡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公食禮設正饌宰夫授醢醬公設之賓坐

遷而東遷所執氏云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為禮也又大羹清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注亦東遷所疏云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注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是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也

正饌東遷加饌西遷則中閒可以容人矣○以上公設醢醬正饌之一

戶

飲酒豐 膚俎

昌本 麋醬 豕俎 腸胃俎

醢醢 菁菹 羊俎 腊俎

韭菹 鹿醬 牛俎 魚俎

牛劔 牛劔 黍簋 稷簋 黍簋

蒲羊劔 豕劔 稷簋 黍簋 稷簋

醢醬 醢醬 黍簋 稷簋 黍簋

大羹

北加

梁簋

稻簋 牛炙 醢 豕炙 醢

席 豕臠 牛臠 醢 豕臠 醢

加饌

漿飲豐 羊臠 醢 羊臠 芥醬

牛臠 牛臠 羊炙 魚臠

正饌

牖

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阼階**序**正義曰君位當在阼階上今立於東

不立於阼階東者公尊也後人多從叔說以侑幣時饌已設訖公猶

立於此為證褚氏云依注不親饌之義為賓立於階西疑立不立階

君離阼也疑正立也自**序**正義曰西階上與阼階上恆相對今賓不

已離阼階上之位故也疑立蔡氏云不敢正對君也注云正立也

案階西即謂西階上之西省文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

非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鬻以西菁菹鹿鬻醢醢醢有醢昌本

滑謂之鬻菁蕒菁菹正義曰上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今惟醢

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去菹菹麋鬻二者唯用其六耳蔡氏云六豆

為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明外列統於內

列也注云醢醢醢有醢者醢肉汁也詳聘禮云昌本昌蒲本者周

醢有骨謂之鬻者醢人注云三鬻亦醢也作醢及鬻者必先膊乾其

肉乃後細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

司農云有骨為鬻無骨為醢是也云菁蕒菁菹也者醢人注云菁蕒

難二聲同部公食禮注今文麋係腍之誤儀禮爾雅音義曰鬻字作
腍五經文字曰鬻見禮經周禮說文字林皆作腍據此則說文本無
鬻字後人益之也胡氏承琪云此注當本是今文鬻皆作腍若作麋
則於義不通鄭當定為字誤不應僅存而不論矣○以上宰夫設豆

正饌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亞次也不

尊疏正義曰注不言解錯張氏淳據釋文云不解中無言字從釋文

也疏校勘言云疏有言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言字俎尊下集釋

通解手本俱有也字嚴本楊氏俱無○俎即前大夫七載之俎不在

東房蔡氏云俎亦以西為上牛羊豕三物為一行列於北魚腊腸胃

為一行列於南今案此六俎也并下膚俎為七注云亞次也者謂

魚在西腊與腸胃以次而東也云不言解錯俎尊者解屈也此六俎

為二列皆自西而東不解不錯對膚以為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疏正

豆解陳蓋錯陳而言故云俎尊也特膚者出下牲賤疏義

曰注也通解作北嚴本及各本作也○膚以為特謂獨為一行不在

豆南也注云直豕與腸胃東也者謂膚之設在豕俎與腸胃俎二

者之東也熟氏以為在豕東郝氏以為在腸胃東案三說當以鄭為
正若在豕東則似與牛羊豕為一行在腸胃東則似與魚腊腸胃為
一行非旅人取七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疏正義曰
特矣旅人取七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前鼎入

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今文曰併疏正義曰

本誤作軌○此以黍稷為飯而盛之於簋也稻粱則為飯而盛之於

簋故內則曰飯黍稷稻粱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

之黍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麩稌也稌稌也程氏瑤田九穀考

云黍大名也黏者得專黍名其不黏者則曰糜曰稌又云糜一名稌

飯用黍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為餌養醢粥之屬故簋簠實糜為之

北方稷稌音相邇論者因謂稷稌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

說文糜稌互釋稷齋互釋其為二物甚明以稌冒稷稷既非稷矣以

釀酒之黏黍充簋實其性黏者幾與餌養之籩實無以異且少牢特

牲之禮尸設主人本炊糜為飯故有搏黍之儀若用黏黍為之胡為

必搏之而授尸哉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稌稷之黏者九穀

考云稷齋大名也黏者別之為稌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謂

之稌稌南人呼為蘆稌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

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梁最先粟次之黍又次之然則

首種者高梁也秦漢以來諸書並冒梁為稷鄭司農注大宰九穀稷

稌並見後鄭不從入梁去稌以其闕梁而稌重稷也良耜之詩箋云

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為

主賤者食以高粱為主是賤者食稷而不可以冒粟為稷也敖氏云

東北上惟指黍之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黍西稷稷南黍黍東稷

陳謂交錯陳之自北而南為三列也若以三簋為一列南北二列則

與二以並之文不合且是西陳非南陳矣注云並併也今文曰併

詳士昏禮云古文簋皆作軌者簋正字軌古文假借字周禮小史注

故書簋或作九九亦音近假借

也○以上宰夫設簋正饌之四大羹滂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

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大羹清煮肉汁也

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有疏正義蓋者饌自外入為風塵今文清為汁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疏曰由

門入者士昏禮曰大羹清在饗饗在廟門外也記曰亨于門外東方

李氏云清升自阼階者公親設之故也案盡階不升堂詳士冠禮始

加降西階一等等下反位反其東夾北之位也餘詳宰東夾北西面南

上下注云大羹清煮肉汁也者此大羹清當為牛清若士昏特牲

則豕清也云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者詳聘禮六鉶繼之下云瓦豆

謂之鐙者爾雅釋器文彼文鐙作登郝氏義疏云登者假借字也俗

作登說文作甬經典俱作登通作鐙故爾雅釋文云登本又作鐙公

食禮大羹清不和實于鐙鄭注瓦豆謂之鐙是即爾雅作鐙之本也

詩生民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薦大羹也孔疏云大古之

羹以質故以瓦器盛之今案豆足亦名鐙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鐙鄭注鐙豆下附也段氏云案附說文作柎闌足也是豆足

大羹清煮肉汁也

正義曰公親設

大羹貴其質也

亦東

正義曰公親設

大羹貴其質也

亦東

正義曰公親設

大羹貴其質也

亦東

正義曰公親設

大羹貴其質也

亦東

之**疏**正義曰銅釋文作鈇非也辨見聘禮六銅繼之下○敖氏云東器上變於豆案設豆西上此設俎在豆西東上是變於豆也注

云銅菜和羹之器者賈疏云下記牛羴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銅盛此羹故云之器也又賈以銅羹即銅鼎陪鼎及羞鼎誤其亦詳聘禮

○以上宰夫設飲酒實于罈加于豐豐所以承罈者也如豆而卑**疏**正義曰敖氏

則然矣言於此者為下文發之郝氏則謂至是始實罈加於豐今案前經云飲酒漿飲俟於東房注謂奠於豐上而俟則敖義為長但前

僅云俟於東房未云實罈加豐故特明之注云豐所以承罈者也者此承解之豐與承尊異詳燕禮**疏**宰夫右執罈左

執豐進設于豆東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于左**疏**正義曰注云食者案下文賓唯飲漿而不飲酒然食禮酒與漿並設所以優賓也楊

氏復因此注言優賓遂謂酒非以醋口恐讀注未審耳云設于豆東不舉也者謂設于豆東即有不舉之義故引凡奠者於左以證之左

即東也張氏爾岐云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鄉飲酒鄉射記皆有此文注以為燕禮記誤也○以宰夫東面坐啓筮會各卻于其西會筮蓋也

亦一一合卻之**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筮設於羹清之先至是始啓各當其筮之西注云會筮蓋也者案士虞禮敦啓

會注會蓋也是敦與筮皆有蓋謂之會也或謂於蓋頂刻為龜形非辨見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下云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筮之西者

合字未詳據經云各卻於其西卻者仰也則是每筮之蓋各仰而置之於其筮之西也賈疏謂筮會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文合卻

引少牢蓋二以重設於敦南為證謂亦者亦少牢但彼言贊者負東重故注謂重累此言各注言一一則非重也賈說恐未然

贊者負東

房南面告具于公

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贊者所謂上贊也其謂正

饌已具

注云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者敖氏謂負東房負其墉也引士喪禮祝負墉南面為證似亦可通云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者斯時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故南面得兼鄉之也○儀禮紉解云此正饌醬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簋由房

出又次則清自階升至銅則復由房出案解與豐亦由房出也

右為賓設正饌

公再拜揖會

再拜拜賓饌具

疏正義曰方氏苞云食禮公弗與故拜饌而興又推手以速賓之食

賓降拜公

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

不言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

豆之閒祭

擣猶染也今文無于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所擣者醢醢而下五豆惟之閒祭者謂祭於韭菹醢醢二豆之閒也注云擣猶染也者說文

擣于三豆是其徵也今案韭菹醢醢居豆之上列故為上豆言上豆擣染也引周禮六曰擣祭段氏注謂擣當作揄古音奕聲需聲畫然

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从奕者譌而從需而音由是亂矣周禮大祝九祭六曰揄祭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

篇經文凡用揄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擣特牲少牢有司皆作揄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郭璞而沿反陸德

明而泉反皆奕聲之正音今案據此則此篇擣字亦當作揄段氏說

文注蓋偶遺之云今文無于者擣下今文無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于字古文有鄭從古文亦以其文義備也

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與受坐祭之於豆

祭也獨云贊與優賓也**疏**正義曰上宰夫啓筭會云東面坐此贊者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

取黍稷及肺授賓者以筭俎去席遠也若豆劍則不言贊者取授以

其近也兩言辯者謂黍稷各三筭每筭取之以授賓也褚氏云先黍

後稷六筭徧取兼授而兼祭叔氏謂此亦壹以授賓非**注**云取授

以右手便也者經云取黍實于左手明是右手取以實之蓋贊者先

以所實於左手者仍反於右手以授賓故知取授皆右手由便故也

云賓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也者案經言賓祭則受可知但下祭肺

云賓與受坐祭此不言與受坐者省文其實亦同也李氏云豆祭謂

前祭豆處上豆之閒今案少牢禮有司徹多有豆祭之文方氏菴謂

祭當作祭非云獨云贊與優賓也者賈疏云欲見賓坐而不與是優

賓其實俱與也云少儀曰受立授**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

立不坐者此引以證與則俱與也**授賓**肺不離者引之也不言引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引**疏**正

義

牲體者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敖氏云魚腊屬於牲醬屬於

豆清屬於銅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蓋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案敖此

說善矣然正饌之設凡七而賓祭者五菹醢一也黍稷二也肺三也

鉶四也飲酒五也醬與大羹清皆公親設之不得謂之細以醬與菹

醢同類清與鉶同類既祭菹與鉶則醬清二者可不祭耳○禮經釋

例云凡祭皆於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公食禮賓祭正饌取非菹辯

擣于醢上豆之閒祭此祭豆也贊者取黍稷授賓賓祭之注賓亦與

受坐祭之於豆祭也此祭籩也三牲之肺贊者辯取授賓注賓亦每

肺與受祭於豆祭此祭俎也祭飲酒於上豆之閒此祭酒也皆於上

豆閒祭之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

羞輕也自祭之於臍臠之閒以異饌也庶羞亦實於豆臍臠臠三豆

近賓則注所謂臍臠之閒者亦上豆之閒也土虞禮尸入九飯取菹

擣于醢祭于豆閒特牲尸入九飯右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主婦亞
獻祝贊籩祭注籩祭棗栗之祭也尸祭之亦於豆祭少牢尸入十一
飯尸取非菹辯擣于三豆祭于豆閒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
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
豆祭主人獻祝祝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右取
非菹揆于三豆祭于豆閒尸取饗黃饗黃籩實也宰夫贊者取白黑
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閒主人獻侑侑右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又
取饗黃同祭于豆祭主婦獻尸尸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
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坐取糗脩兼祭于豆祭
主婦受尸酢右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饗黃兼祭于豆祭不償
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取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主婦
獻祝祝取棗糗祭于豆祭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右取菹揆于醢祭
于豆閒士昏禮女父禮使者賓左執解祭脯醢以柶祭醴三注凡祭
於脯醢之豆閒則祭醴亦於豆閒疏云此及冠禮鄉飲鄉射燕禮大

射皆有脯醢則在籩豆之閒此注不言籩者省文公食及有司徹豆多者則言祭於上豆之閒也士冠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經文不云祭於籩豆之閒者文不具也又云亦有不於豆閒者公食賓祭正饌上鉶之閒祭賓祭加饌取梁即稻祭於醬清閒注祭稻梁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張氏爾岐云醬清不得言加注偶誤然醬本豆實大羹清實于鐙注瓦豆謂之鐙則醬清閒亦豆閒但非前所祭上豆之閒耳唯公食祭鉶於上鉶之閒為異蓋有司徹尸祭鉶亦於豆祭也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

之遷而西之疏正義曰此炊梁為飯而實之於簠也故下文云左擁以其東上也

疏梁梁即粟也北方謂之小米南方謂之粟說文禾

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

實也梁米名也疏赤苗嘉穀芑白苗嘉穀皆謂梁也九穀考云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梁其大名曰嘉穀周禮

倉人注九穀以粟為主注大宰九穀中有梁無粟則梁即粟矣內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禮設簠簋不稱黍稷稻粟而云

梁者飯必炊米為之故舉米名耳郭璞孫炎爾雅注以粟為稷孔穎達於曲禮稷曰粢亦釋之曰稷粢也蓋承其誤矣今案梁與稷見

於經者判然二物周禮食醬豕宜稷大宜梁禮記玉藻沐稷而饋梁詩甫田黍稷稻梁聘禮入簠黍稷兩簠稻梁此篇黍稷為正饌稻梁

為加饌二者固自不同自漢魏閒誤以粟為稷遂冒稷為梁而以梁為高粱誤甚九穀考辨之是也敖氏云梁言飯者以賓主食之也蔡氏云穀以梁為貴故公親設之注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者李氏云東上統於正饌今案加饌以東為上故遷而西之以示公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設於清西則正當中席故必遷而西之也

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正義曰即前設醬時公立於階西序內賓立於階西之位也宰夫膳稻于

梁西膳猶進也進正義曰說文稻稌也稌稻也二字互訓字林糯稻梁者以籩黏稻也使稻不黏者廣雅籩稌稌也顏師古漢書

注稻有芒之穀總稱也杭其不黏者也九穀考云稻稌大名也糯糯也其黏者也稷之為言硬也不黏者也南方謂之秬然則稻為總名

別言之則黏者為糯不黏者為稷為秬為秠矣九穀考又云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詩白華云彪池北流浸彼稻田由是言之稻宜水也又

引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是稻有一歲再熟者蓋與梁皆為穀之美者矣注云膳猶進也者膳美物也盛氏云進膳曰膳猶置尊曰

尊布筵曰筵也叔氏以膳為設之誤非云進稻梁者以籩者鄭注周禮掌客云籩稻梁器也是籩為盛稻梁之器故云以籩也○以上公

親設梁宰夫膳膳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羞進也庶眾也進眾

肥美者特為饗所以祭也魚或謂之鱣鱣大也唯疏正義曰注右執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清古執豆左執蓋疏豆毛本右誤石

張氏敦仁刻注疏本豆作鐘似是嚴本及各本俱作豆今仍之云羞進也者此釋經上羞字也云庶眾也進眾珍味可進者也者郝氏

敬云庶羞即下脚廩等十六豆肴美曰羞品多曰庶云大以肥美者特為饗所以祭也者言每品皆取肉之肥美者為大饗加於豆以待

祭故云皆有大也云魚或謂之鱣鱣大也者少儀魚祭鱣鄭注鱣大饗謂剖魚腹也孔疏鱣謂剖魚腹下為大饗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剖

取以祭先也是醢亦訓大也云唯醢醬無大者叔氏云以經文云皆故言此以明之醢醬四醢及芥醬也今案作醢之法詳周禮醢人主

謂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莖之則無大矣醬亦醢類也云如宰如其
進大羹清右執豆左執蓋者案經蓋執豆如宰五字讀者不同敖氏
云言執於蓋豆之閒見其兩執也張氏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之
也方氏苞與敖張說同郝氏云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士執
庶羞之豆升階右執豆左執蓋與宰執鐙同盛氏謂先儒皆以蓋執
豆爲句惟郝氏以蓋爲一句執豆如宰爲一句文義較長今案盛說
是矣但蓋字當連上讀謂庶羞皆有大皆有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
蓋也惟其有蓋故執之如宰右鐙左蓋矣

西階庶羞多差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

疏曰正義曰先者反之下毛本有注云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差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其人不及則此

字是疏誤作注通解載此疏於下節注下盛氏云此節疏監本誤作

注置諸先者反之之下今案首有釋曰二字爲疏文無疑嚴本及陳

單注本俱無此注從之○由門入升自西階亦以庶羞在纍由門外

入與大羹清由門入升自西階同但彼授公故升自西階此自西階

爲異耳注云庶羞多差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者此釋

經先者反之之文也但反之有二義張氏惠言以爲有反取之階上

者有反取之門外者其說甚是據注言授於階上復出取也是反取

之門外者但授於階上必有受而設之堂上者其既設則反取於階

上下文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是反取之階上者衆人騰羞者盡階

不升堂是反取之門外者此經先者反之乃統論進庶羞之事差多

人少則有反之一法實兼二者在內賈疏謂先者一人升設於稻
南其人不及固誤謂先者反之爲第二以下尤泥至敖氏疑先者反
之爲先次盛氏謂當在升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
自西階之下則皆非也

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疏正義曰先者一人升設於稻

豆併也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疏南既設則反取於階上又以

設也注云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者敖氏云稻乃

加食其位不與正饌併而庶羞又設於稻南明庶羞亦為加不與正

豆併也併謂同為一處唯云正豆者以其器同也云閒容人者賓當

從閒往來也者賈疏云下文賓左擁簋梁右執清以降公辭升反奠

於其所是賓往來也今案經言簋西者以庶羞與簋並列庶羞在簋

之西其中閒有餘地可以容人上文公設梁于清西賓又遷之于其

西則清西梁東之閒旁四列西北上一禮是所謂羹載中別疏正

亦可容人往來也禮是所謂羹載中別疏正義曰先者一人升設於稻

曰注一禮集釋作一體旁四列旁字有數解敖氏云旁者見正饌之

中席而此在旁也郝氏敬云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褚氏云腳

廩直稻南而腳稍偏西廩稍偏東饒牛炙直梁南而饒稍偏西牛炙
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故云旁四列今案旁字當以偏西
之說為是但云正饌堂中尚未明析蓋正饌設於堂中以東加饌設
於堂中以西此其大分也今庶羞不正當堂中以西而又偏於西是
以謂之旁耳庶羞十六豆四豆為列故云四列西北上與簋之言東
北上者同蓋亦自北而南陳也云是所謂羹載中別者羹載中別
管子弟子職文李氏云曲禮曰左設右載設骨體也為正饌載切肉
也為庶羞肉謂之羹羹則設也正饌在東庶羞在西羹載中別也惠
氏棟云弟子職曰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醬
前其設要方羹者菜羹即銅羹也今案李以羹為大羹惠以羹為銅
羹皆屬正饌在庶羞之東中閒有餘地不相連接是所謂中別也
腳以東廩饒牛炙也牛曰腳羊曰
廩豕曰饒皆香美之名疏正義曰注古文腳作香脚閩本誤作脚
也古文脚作香廩作薰此自西而東為北之第一列所謂西北上

也牛炙炙牛肉也注云脚臘臠今時臘也牛曰脚羊曰臘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者臘即無菜之肉羹義詳聘禮云古文脚作香臘作薰者胡氏承琪云古人以臘為香美故即以香名牛臘薰名羊臘小篆以後乃有臘臘二字為牛臘羊臘之專稱以別於香薰故說文不載今案禮記內則亦作脚臘是經典承用已久故鄭從今文又胡氏引注作熏嚴本及各本俱作薰今仍之 炙南醢以西

牛臠醢牛鮓先設醢紼之以次也內則謂鮓疏正義曰注紼之以次

內則謂鮓為膾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肉則謂鮓為膾案監本肉作內從監本膾徐陳俱作會張淳通解楊敖俱作膾然則膾用鮓徐本膾作鮓誤集釋上句作鮓此句作膾今案嚴本與集釋同黃氏丕烈云膾當作鮓从魚誤也○此自東而西為第二列也 注云先設醢

紼之以次也者李氏云醢配臠而卑於臠今設之臠上者欲既設之五醢相錯也今案注言紼者紼屈也詳士喪禮此設庶羞一列自西

而東二列自東而西是屈陳之也三列四列亦然必先設醢者以先設醢再設牛臠又設醢再設牛鮓二醢相閱而設乃得其次也云內

則謂鮓為膾然則膾用鮓者此經所陳庶羞與內則同內則有牛膾無牛鮓則是謂鮓為膾也既謂鮓為膾則其膾用鮓為之明矣說文

鮓魚臠醬也段氏云醬字衍臠者豕肉醬也引申為魚肉醬則俚魚臠可矣公食禮牛鮓注曰內則鮓為膾然則膾用鮓謂此經之牛鮓

即內則之牛膾也轟而切之為膾更細切之則成醬為鮓矣鮓者膾之最細者也牛得名鮓猶魚得名臠也鄭曰今文鮓作鮓案鮓是假

借字說文有者無鮓胡氏承琪云段說是也爾雅魚謂之鮓郭注以為鮓屬廣雅鮓鮓也是鮓本魚鮓之類故說文鮓下即文以鮓云藏

魚也釋名云酢菹也以鹽米釀魚為菹熟而食之也牛亦名鮓者古人有以藏魚之法施於牛肉故亦借鮓名耳今文鮓作鮓者少儀夏

右鰭注云鰭脊也蓋牛鰭之鰭依禮記內則本當為牛膾儀禮借魚
酢之鰭為膾者以其義近今文又借魚脊之鰭為鰭者則以其聲同
耳○褚氏云鰭猶膾也羊豕無膾
魚無炙載牛是大牲故三者兼有鰭南羊炙以東羊載醢豕炙疏正義

曰此自西而東 炙南醢以亞豕載芥醬魚膾 芥醬芥實醬也內則疏
為第三列也

正義曰此自東而西為第四列也以上十六豆與內則所云膳者同
惟饒牛炙閒內則多一醢字鄭注以為衍文郝氏敬云終魚膾始脚

所謂西 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騰當作騰騰送也
北上也

正義曰注授先者一人監本一人二字誤作經在下節首○盛氏云
衆人自先者一人而外也士騰羞者雖衆而升堂設之者唯最先一

人而已其餘則以授於西階上也今案盛氏又謂先者一人不反非
蓋先者一人雖不反於門外亦必反於階上受而復設也上文先者

反之實兼一人在內義詳前以蓋降出者謂豆既授先者一人乃以
蓋降階出廟門與宰之執鐙授公以蓋降出者同王氏士讓云騰羞

者不升堂而授即所謂堂事交乎階也 注云騰當作騰騰送也者
胡氏承珙云燕禮騰解今文騰皆作騰者以禮記亦作揚解騰與揚

皆訓舉故騰或作騰此騰羞者衆人遞相傳送祇當作騰自以鄭注
為正敖氏謂騰取自下而上郝氏解騰為升皆非也○以上士羞庶

羞加饌之二○儀禮訓解云加饌梁最先設次則稻由房出羞自階
升又云正饌之列其在東之東者以西為上豆與俎是也其在東之

西者以東為上銅與簋是也加饌之列其在西之北者以東為上梁
與稻是也其在西之南者以西為上庶羞是也一陳饌之閒亦必相

變如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 復告庶羞具疏正義曰注復告徐本復
此者以其異饌作隨今案嚴本集釋通

變如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 復告庶羞具疏正義曰注復告徐本復
此者以其異饌作隨今案嚴本集釋通

解楊叔俱作復 云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者前設正饌云告具于公鄭意蓋以備與具為同義叔氏則謂此言備者備周於具禮經釋例云備即是具似不必分別若謂備周於具不應加饌反周者正饌也○釋例又云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梁庶羞案公食禮正饌公設醯醬宰夫薦豆士設俎宰夫設黍稷大羹清公設之宰夫設銅飲酒實于觶士虞禮設饌陰厭贊薦蒹蒹蒹豆入設于豆東贊設二敦于俎南設一銅于豆南特牲禮設饌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于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兩銅芼設于豆南祝酌奠設于銅南少牢禮設饌陰厭主婦薦豆佐食設俎主婦設黍稷祝酌奠皆正饌先設用俎豆也公食禮加饌公設飯梁宰夫膳稻士羞庶羞士虞禮尸入九飯時大羹清于醯北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特牲尸入九飯時設大羹清于醯北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醯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饒炙載醯少牢尸入十一飯時上佐食羞兩銅又羞載兩瓦豆有醯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皆加饌後設用庶羞也公食大羹清在正饌士虞特牲大羹清在加饌公食加饌有稻梁士虞特牲少牢加饌無稻梁賓客之禮與祭祀之禮相變也公食士虞特牲餽羹皆在正饌少牢銅羹在加饌者少牢無大羹故以銅羹易之也聘禮歸饗餼餼餼餼餼蓋陪牛羊豕注陪之庶羞加也堂上及兩夾之饌設銅畢始設簋注簋不次簋者稻梁加也是加饌有稻梁與公食同也士昏無加饌者尚質也

右為賓設加饌

贊升賓 以公命命 正義曰李氏云公不揖食加饌禮殺 注云以賓升席 公命命賓升席者叔氏云升賓之辭蓋曰吾子

也其升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于醬清閒卽就也祭稻梁不於疏正義

不於豆祭集釋毛本於作以陳本重以字皆誤嚴本楊氏俱作於祭加宜於加嚴本集釋通解楊氏俱同徐本加宜二字誤倒陳本脫宜

字○敖氏云坐席末者就加饌也取梁卽稻言不反梁於左手也注云祭稻梁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者張氏爾岐云醬清不得言加

注偶誤梁是公所親設醬清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梁不於豆而於此耳今案張說是也褚氏又謂下降時取梁清徹時取梁

醬皆是重公親設之意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與此祭於醬清閒同

受兼壹祭之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疏正義曰注壹壹受

本及各本同集釋壹壹作一一兼一作兼壹與經合今從集釋○前云庶羞皆有大此贊者坐而辯取之與以授也張氏爾岐云一以授

賓者品授之也兼壹祭之者總祭之也褚氏云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

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於肺則云辯取之一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

辯以授也于庶羞之大則云一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

不可破正饌豆實祭於上豆之閒大是加饌豆實宜祭於加饌上豆之閒注云祭於脚臚閒亦是也祭醬飲亦於是處可知今案敖氏謂

黍稷牲肺皆壹祭之又謂祭大亦於醬清閒皆與注異賓降拜拜庶褚氏駁之是也注云庶羞輕也者對三牲之肺而言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疏是公先拜賓荅拜此則賓先拜公

荅拜亦以禮殺故也

右賓祭加饌

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梁右執淸以降

自閒坐由兩饌之閒也擁抱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之

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

疏正義曰左擁簠梁監本左誤作右擁誤作擯毛本亦誤擯徐本楊氏毛本簠俱誤作簋唐石經嚴本

集釋通解款氏俱不誤石經考文提要云由禮執食與辭注引公食禮正作左擁簠梁

注云自閒坐由兩饌之閒也者謂正加兩饌之閒即上經所云閒容人注謂賓當從閒往來是也但彼為設庶羞故在簋西炙東之閒此則當在淸西梁東之閒為微異耳云擁抱也者

說文同段氏云抱之則物必在前云必取梁者公所設也者梁淸皆公所親設故必取之以降注不言淸省文耳云以之降者堂尊處欲

食於禮下然也者為堂上尊處公立於堂故不敢坐食於席而降階下示欲食於此也

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

奠而後對成其意也

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

疏正義曰款氏云公辭者止其降於

此奠之對者釋其所以降之意蔡氏云既對君坐取梁淸升奠於原所從君命也盛氏云反奠于其所者奠淸於醬西奠梁於淸西也三

禮札記云前公降一等而賓栗階此公不從降而亦栗階者臣禮彌恭也○注侍食監本待誤侍云奠而後對成其意也者賈疏云成其

降食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淸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云降辭公敬也者謂既栗階升矣乃不

儀禮正義十九

於堂上辭公而必降而辭是致其敬也云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者以侍食是贊者之事若以公之尊而親臨己食則與贊者無異故不敢當也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亦辭主人之臨己食也禮經釋例云凡公親臨食必辭之公食禮賓初食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辭公故也又賓卒食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是公親臨食必辭之也今案公退于箱者因賓辭而避於此

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箱東夾之前正義曰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退東箱以俟賓食故注以為俟事之處互詳觀禮記凡俟于東箱下擯者退負東塾而立無事賓坐遂卷

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公正義曰卷加席不敢居隆禮也公不聽之者斯時公猶在箱明是贊者以告公而公聽之也云重來優賓

者張氏爾岐云公聽之而不輕來所以優賓使不煩勞也賓三飯以清醬每飯歡清以肴濡醬食

食不求飽不正義曰注以肴濡醬嚴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肴下言其肴優賓同集釋毛本俱作穀閩葛於此作穀下不言其肴又

作肴案校勘記云案穀者相雜錯也俗借為肴饌字作肴為是云每飯歡清以肴濡醬食正饌也者賈疏云清言歡淡故也醬言濡鹹

故也李氏云飯飯梁也禮經釋例云凡賓初食加饌之稻梁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案公食禮蓋梁即前

設加饌時公所親設之飯梁也清即前設正饌時公所親設之大羹清也醬即前設正饌時公所親設之醯醬也加饌之蓋梁正饌之清

與醯醬皆公所親設故先食之言梁則兼稻言清醬則兼俎豆經不言者非公親設故也此食加飯也又賓卒食會飯三飲注會飯謂黍

稷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又云不以醬清注不復用正饌也初特

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清或時後用此食

正飯也考注云加飯即稻粱也正饌即俎豆也正飯即黍稷也賓初

食用加飯之稻粱佐以正饌之俎豆卒食用正飯之黍稷佐以加饌

之庶羞故云互相成也云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者禮成於三不

求多也故引論語以證之蔡氏云三飯以手三舉飯食也禮經釋例

云凡食禮初食三飯卒食九飯案公食禮賓三飯以清醬宰夫執饌

漿飲與其豐以進又云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三飯則一飲是初食

三飯也又賓受循幣出復入門左揖讓升卒食會飯三飯不以醬清

吳氏廷華云上三飯乃飲此三飯則九飯也合正食則十二飯矣是

卒食九飯也初食在循幣前故三飯卒食在循幣後故九飯也云不

言其肴優賓者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食時舉肴皆言次第此不言

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或以此經但云以清醬不云食肴為疑褚氏

云諸禮凡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案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

次差之大夫當三宰夫執饌漿飲與其豐以進此進漱也非為卒食

舉則食舉明矣

自潔疏正義曰漱旁从欠不從文饌漿飲者謂漿飲盛於饌也蔡氏

清疏云饌即前所實酒饌漿飲即前侯於東房之漿飲江氏筠云

經云執饌漿飲與其豐以進則是一手執饌漿飲一手執豐也若此

饌為酒饌而又別有漿飲如何一手可執且前祭正饌時已祭飲酒

於上豆之閒矣何下文又云坐祭乎則此饌明是盛漿之饌所謂其

豐即盛漿饌之豐也○儀禮細解云正饌用酒宰夫執饌執豐奠于

豆東賓亦既祭矣加饌用漿俟于東房賓祝手與受饌疏正義曰祝

未設也至是而後執以進亦取其相變

從木後宰夫設其豐于稻西疏正義曰經但云設

改从手

酒在東漿在西是

所謂左酒右漿

豐不云饌者斯時

儀禮正義

十九

中華書局聚

解在賓手也注云酒在東漿在西者案此設豐於稻西與前執解

執豐設于豆東者正相對飲酒從正饌在東漿飲從加饌在西也云

是所謂左酒右漿者左酒右漿管子第子職文注所謂二字正指管

禮酒漿處右鄭注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

亦據第子職言曲禮注及此注俱作左酒右漿今本管子漿作醬恐

誤庭實設乘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正義曰賓徐本作實誤○

後賓遂坐祭而飲矣而先言庭實設者著有司設庭實之節也玉藻

曰水漿不祭若祭為己侑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於

君則祭之注云飲漱者謂飲漿以漱也說文漱盪口

也蔡氏云坐祭遂飲飲酒漿也兼酒言之非辨見前

右賓食饌三飯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東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

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疏正義曰注復發幣以勸之聞本幣誤作幣

內位也受東帛於序端疏云東帛十端帛也者詳士冠禮主人酬

賓下云侑猶勸也者詩楚茨毛傳侑勸也是時賓三飯而止有告退

之意故以束帛侑食也詳聘禮致食以侑幣下云西鄉立序內位也

者即前公立于序內西鄉之位云受東帛於序端者約聘禮公受几

于序端而知之敖氏謂受東帛於東箱褚氏云賓既飲則公出自箱

立於序端矣於是宰夫以東帛疏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正義

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東箱也疏曰注

北面於西階上嚴本敖氏俱無西字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似有

者是云以君將有命也者謂主君將有侑食之命也云北面於西

階上者降筵而立於此待君命也擯者進相幣為君釋幣辭於賓正義曰此下與聘禮禮

賓幣之辭注云為君釋幣辭於賓者言為君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命

之升聽命正義曰注云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者約聘禮禮賓

釋許辭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賓栗階升知之此不言公降一

等辭及栗階者省文耳非脫也降拜當拜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正義曰君行一臣行二詳聘禮君送幣退西楹西東面立

也退不負正義曰注云侯主國君送幣也者謂侯主國君拜送幣

序以將降也聘禮禮賓退東面侯注侯君拜也義與此同云退不

負序以將降也者聘禮禮賓三退負序此云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西楹西即西階上故知不負序以將降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敢侯正義曰注云賓不敢侯成拜介逆出以賓正義曰郝氏敬

成拜者謂不敢侯公再拜即降介逆出事畢正義曰郝氏敬

出也介在門西北面西上近門者先出故曰逆也方氏苞云賓北面

公食賓介有事焉而公絕不與為禮何也以介當特受食也賓北面

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公降立侯賓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之屬訝迎也正義曰上介受賓幣受於門外也從者訝受皮謂主

今文曰梧受國有司執皮者從賓出賓從者訝受之也注云從

者府史之屬者聘禮禮賓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注從者士介彼

大聘使御上介是大夫故知從者為士此小聘使大夫上介是士故

知從者為府史之屬也云訝迎也者謂對面受也云

今文曰梧受者案今又以訝為梧已詳聘禮禮賓節

儀禮正義十九

右公以束帛侑賓

賓入門左沒霽北面再拜稽首

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疏**正義曰

本沒作汲誤○敖氏云霽門內霽也沒霽庭南也沒霽而拜以公立於中庭也張氏爾岐云沒霽門簷霽盡處

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云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是注以此拜為告退也吳氏疑義云食禮未畢理應復入賓之入門所以終食

禮也其再拜稽首則即下升賓再拜稽首注所謂拜主國君之厚意也蓋公既侑賓賓出公即降立中庭以待賓反其意良厚故入門即

拜之因君辭其拜故升堂再拜敖氏謂賓拜於庭南公辭之乃升而成拜是也則上下兩再拜稽首只是一事注分而為二是以失之今

案吳說是也又敖氏以此拜為謝侑幣褚氏辨之云聘禮禮賓於授幣後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覲並未更

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敖以為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案褚

說亦公辭止其拜使揖讓如初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國君之厚意賓**疏**正義曰注云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者說已詳上揖介入復位

出知中閔介復入明其其賓揖之**賓降辭公如初**將復**疏**正義曰注

誤作入嚴本集釋及張氏敦仁所刻注疏本俱**賓升公揖退于箱**賓

作食○賓降辭公亦辭公之臨己食也詳見前**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疏**正義曰注云

漱漿也者謂三飲漿以漱口也敖氏云羈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蓋九飯也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是也又云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褚氏云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漱漿是也敖說誤江氏筠云鄭以凡奠者於左此陳設左酒右漿則酒明係不舉故謂賓用漿酌口也云會飯謂黍稷也者張氏爾岐云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啓會是簠兼會設之稻粱不言啓會是簠不兼會故經以黍稷爲會飯也今案敖氏謂減簠飯於會而食之故云會飯乃臆說不可從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者案初時賓三飯未言稻粱故注推而明之然據上文云左擁簠粱不以醬清飯用正饌也初時食加則賓三飯食稻粱亦可見也

不以醬清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清者清或時後用清正義曰注互相成也徐陳本成俱作後誤後言復用正饌也者醬清正饌也不用正饌則用庶羞可知故注又云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義詳前賓三飯以清醬下楊氏復云用庶羞經無其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注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恐云食會飲有三飯亦食庶羞此注所以有互相成之義也云後言清者清或時後用者賈疏云前文賓三飯以清醬先言清後言醬是先用清此後言清或容前三飯後用清故作文有先後也盛氏云案上文以清醬據其用之之序言也此既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注疏說非是今案盛說似亦可從

右賓卒食

挽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

已得疏正義曰奠于階西西階下之西也節向者賓欲降食之處

俯幣注云示親徹也者賓於食畢取梁與醬以降是示親徹之意

公於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梁獨取二者固以公親設之故亦示二

饌兼徹也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者當得則三牲之俎是也云又以

已得俯幣者謂已得俯幣故不取饌出也士昏賓取脯出是所當得

者玉藻曰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鄭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

徹也孔疏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

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禮賓北面坐取

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也若拜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

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

注云相者主人贊饌者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禮大夫

自相食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案玉藻疏言徹義頗詳故並

錄之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疏正義曰敖氏謂此亦拜於階西

西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說不可從

注云卒食拜也者言此再拜稽首為卒食拜也云不北面者異於

辭者褚氏云注意專對沒雷北面之拜而言今案鄭以沒雷北面之

拜為辭退故云異於辭也或曰以公從而降在東方故賓東面拜也

公降再拜答之也不辭之使疏正義曰敖氏云公拜亦西面於阼階

升堂明禮有終疏下此說是也方氏苞云食禮既終賓

拜稽首於階下自同於本國之臣也公降而

答拜使賓無庸復升終不敢以臣禮待之也

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

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

疏正義曰介

逆出徐本逆作迎誤注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者還謂自廟還路寢也詳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下

右禮終賓出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於

館它時有

疏正義曰禮終賓出之後尚有二事歸俎實於賓館一也

所釋故賓拜賜二也○注尊之至也嚴本無也字他時有所釋

故釋文作它云本又作他嚴本集釋作它今本作他注云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者卷與捲同云歸俎者實於館者吉祭有折俎虞祭

無之尸舉牲體皆盛於筐此歸俎者亦是實於筐以歸之也叔氏謂盡以其俎與其實歸之褚氏云歸饗饋用鼎不用俎俎乃行禮時設

之不以遺入注用筐之說為長方氏苞云卷者振取俎實而置於筐也叔氏謂并以俎歸則其文當曰以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今案褚方

之說是也云它時有所釋故者案特牲士虞皆云俎釋三个釋猶遺也謂留遺以備陽厭是有所釋也它時即指特牲士虞言此食禮無

所釋故三牲之在魚腊不與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俎者盡以歸賓也

知也古文與作豫

疏正義曰注云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者謂三牲之在與作豫俎者既盡以歸賓則魚腊細物可不與也云古文與作

右歸俎實於賓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朝謂大門外**疏**正義曰

歸饗饋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饋不拜束帛此云拜食與侑幣兼拜侑賓之束帛者賈疏云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

注云朝謂大門外者此朝即庫門外之朝注云大門即謂庫門也

曰注云受其言入告出報者詳聘禮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下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案聘禮記曰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

聘日主國君所使迎賓於館之訝非掌訝職也經云訝聽之乃指謂掌訝之官鄭以士訝當之恐非詳聘禮記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

下擊

右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劔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

四為列俎加鮮魚鮮正義曰此下別言食禮之異者食上大夫之禮三三為列無特

食之禮凡四事聘禮大聘使卿上大夫即卿也故其食之禮與聘禮歸饗於賓者略同八豆八簋六劔如其設於堂上者也九俎如其

飭鼎九也魚腊皆二俎者魚腊皆乾鮮各一也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者前食下大夫六豆六簋四劔七俎此上大夫

每加以兩是其異也但自此至雉兔鶉鴛鴦皆是言其異者注蓋總釋之也云豆加葵菹蝸醢者葵菹蝸醢周禮醢人饋食之豆也其朝事

之豆八下大夫已用其六仍餘菹菹麋鬱二豆今鄭不取以足八豆之數而用饋食之豆者蓋以少牢四豆非菹醢醢葵菹蝸醢兼用朝

事饋食二者故也敖氏則謂豆加菹菹麋鬱專用朝事之豆褚氏云若純用朝事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也云四四

為列者上四字乃二字之誤八豆分為二列每列四豆故云二四為列也云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者褚氏云九俎饌法當依注

為是不當如敖氏四四為列而特鮮獸之說蓋三俎五俎七俎不得方故須特二三為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法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膚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韭菹以東醢醢昌本麋鬱鬱南菁菹以西鹿鬱葵菹蝸醢八簋之次則六簋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餽之次魚腸胃倫膚則牛以西羊豕南牛牛以東羊豕今案褚說俱是也

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也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孤視子男

者謂魚與腸胃倫膚三者各俎所載又以命數為差也敖氏云其俎數之同者又以此見尊卑是也云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

七謂一命者也者賈疏云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

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為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云九或上或下者再命

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也者上句若九指上大夫言下句若九指下大夫言九有上下之不同者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再命

再命則九故小國之卿雖與大國之卿同九俎而其載於俎者魚腸胃倫膚惟用九數而不用十一大國之大夫雖與小國之大夫同七

俎而其載於俎者魚腸胃倫膚亦用九數而不用七是以上下大夫同云若九也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者謂卿為上大夫大夫為下

大夫也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鄭意以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別言之賈疏云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

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公公十七差次可知褚氏案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

子十五與此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為差則五等諸侯亦必以命數為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祥道反據彼舍此舛

矣若以此推天子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正義曰毋魚數其十九與

本毋譌毋注古文毋為無鍾本為作嚴本及各本俱作為注云謂上下大夫也者案列即行也下大夫庶羞十六豆東西四行南北

亦四行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東西四行南北則五行故經獨云西東毋過四列以南北可過而西東必不可過若過四列則簋多閒不能

容人有礙往來矣西東謂設之以西為上自西而東毋過四列也敖氏解為西列東列恐非云古文毋為無者詳上昏禮上大夫

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鴛鶉鴛無母正義曰下大夫庶羞十

夫庶羞二十其十六者與下大夫同所加四豆則以雉兔鶉鴛也內則曰雉兔鶉鴛鄭注公食禮以鶉為鶉敖氏云西東毋過四列則是

四者為一列於南也注云鶉無母者爾雅作鶉母說文作牟母無鶉牟三字古讀音近通借賈疏據莊子田鼠化為鶉月令田鼠化為鶉

鶉以鶉鶉為一物今案詩鶉之奔奔鄭箋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與駕本非同類此經鶉鶉並列內則鶉羹與鶉釀異名明係兩物段

氏說文注云內則爾雅皆鶉鶉並舉則不可云鶉即鶉是也雉兔鄭無注案曲禮雉曰疏趾兔曰明視用於祭亦用於賓也說文說雉有

十四種又云兔獸也象兔踞後其尾形段氏注云其字象兔之蹲後露其尾之形也說文又曰兔頭與兔頭同此云鶉內則云鶉不同者

鶉亦作鶉爾雅釋鳥屬鶉郭注今鶉雀國語韋注鶉小鳥也內則又曰鶉鶉蝟范以鶉為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之一則鶉亦可為羞矣

右食上大夫禮之加於下大夫者

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將命

疏正義曰此以上俱詳聘禮若不親食節 豆實實于籩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

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並南陳陳籩筐於楹閒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

籩北陳者變於食籩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並作併**疏**正義曰簋實實于筐徐陳闕葛楊

叔氏俱作筐校勘記云案注及疏內筐字各本皆同則經文亦當作筐○豆實蒟醢之屬實之於籩簋實黍稷之屬實之於筐又陳之於

楹外內皆與親食異也籩瓦器筐竹器叔氏云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王氏士讓云經第言豆簋之實蓋舉其全而略其細者注云陳

籩筐於楹閒者象授受於堂中也者朱子云兩楹閒不必與楹相當謂當東西之中耳今案兩楹閒兼楹外楹內言所謂東西節也云南

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吳氏疑義云食指米饌指豆實以其一內一外南北相當故曰同列也云籩北陳變於食者食亦指米謂米南

陳而籩北陳故曰變耳云籩數如豆者以其蒟醢異物不可同籩一豆則一籩故云籩數如豆也云醢芥醬從焉者疑義云注因醢芥醬

亦醬之類故謂其相從不知正饌在堂庶羞在碑內醢芥醬應在庶羞中烏得從而在堂案吳說亦是也云筐米四者褚氏云賓所食者

梁則筐米四宜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簋實者省文也若簋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然則謂黍稷各二筐者非也云今文

並作併者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疏**正義

詳士昏禮云生魚也者李氏云生魚即庶羞所用為膾者也膾切之此則用全王氏士讓云庶羞多出於三牲今牲既不殺則所陳者四醢芥醬其

魚未作膾亦生致之今案下經云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生致之不殺也不殺而有醢者醢經百日乃成不繫於殺也云魚腊從焉者庶羞之魚膾既生致之於此則俎實之魚腊當亦從焉云上大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鴛者下大夫七鼎其俎實唯有乾魚乾腊上大大夫九鼎加鮮魚鮮腊蓋亦從焉雉兔鶉鴛則上大夫所加之庶羞自當陳於此賈疏謂亦生致之或然云不陳於堂辟正饌者親食則庶羞亦陳於堂上此則辟正饌而陳於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碑內亦變於食碑內碑北與堂尚近也

庭實陳于碑外不執乘皮者一在南者以言**疏**正義曰注宜近內徐本宜誤且嚴本及各本作宜歸宜近內云執乘皮者也者謂經所云庭實指執乘皮者言也

敖氏郝氏謂不執之盛氏云此庭實亦有執之者若馬則牽之敖及郝說皆非云不參分庭一在南者凡陳庭實皆參分庭一在南詳昏禮記今云碑外則與碑近凡設碑參分庭一在北是不參分庭一在南也云以言歸宜近內者碑外較之一在南者為近內以致食是歸

於賓館故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為其踐汗館**疏**正義曰聘禮宜近內也

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此與彼同又曰牛以西羊豕此陳之次當亦然但彼二牢此一牢耳王氏士讓云此三牲若殺則俎之牛羊豕腸胃

膚鐘之清祭之肺庶羞之臠臠饒炙載皆出其中矣凡言養者莫過於三牲今生陳之與饋同然無百筮無芻薪之從則仍是食禮也

注云為其踐汗館庭使近外者上云庭實陳于碑外與碑近注云以言歸宜近內此陳於門內與門近則近外矣故注云為其踐汗館

庭使近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疏**正義曰如受饗禮如聘禮

外也禮輕也**疏**歸饗饋賓受之自迎大夫

於外門外至降授老幣之禮也注云朝服食禮輕也者對歸饗饋

時卿章弁賓皮弁言也敖氏云親食時朝服故此致者受者皆服之

無償以己本**疏**正義曰償唐石經嚴徐集釋敖氏俱作攢通解楊氏

但受饗有償而此無償故明之注云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

聽命賜亦謂**疏**正義曰注食下敖氏有與字○此拜君亦不親見訝

事而掌其治令也注云賜亦謂食侑幣者前公親食明日賓拜賜

于朝拜食與侑幣此但言賜未言食與侑幣故注補之亦者亦謂兼

右君不親食使人往致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疏**正義曰自此以下

之事注云記異於君者也者據下文云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則自此至再拜降出皆其異於君者也高氏愈云此大夫相食異於

公禮者九親戒速一也迎賓門外二也降堂受醬清幣三也賓執梁

清之西序端四也辭卷加席五也受侑幣主人送幣皆稽首六也賓

辭幣辭主人臨食皆止降一等七也卒食徹于西序端八也卒食再

拜不稽首九也舉此而公與大夫尊卑之分較然矣今案異於公禮

者尚有數事降盥就洗一也侑用錦二也卒食拜于階上三也云速

召也者詳鄉飲主人速賓下云先就告之者戒也云歸具既具復自

召之者速也親戒而又親速賓主人相敵之禮如是故鄉

飲鄉射皆云戒賓速賓若公食禮則戒而不速又不親也

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迎賓與拜

今亡古文饗或作鄉至亦皆再拜注云饗大

儀禮正義十九

夫相饗之禮也今亡者聘禮曰大夫于賓壹饗壹食是大夫有相饗相食之禮也蔡氏云如饗拜如大夫相饗之拜蓋古本有公饗大夫

禮而附大夫相饗之禮於其中今降盥受醬清侑幣束錦也皆自阼

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清受幣也侑用束錦**疏**正義

氏士讓云降盥降階下就洗也降盥則賓從降必著之者嫌若公尊

不就洗也今案王說是也注云皆者謂受醬受清受幣也者謂經

云皆自阼階降堂受指此三者言也授者蓋其家臣云侑用束錦大

夫文也者君侑幣用束帛大夫侑幣用束錦錦文於帛聘禮注所謂

以少文為貴是也云降堂謂止階上者此與昏禮婦降堂聘禮賓降

堂同皆謂降堂不降階詳士冠始加賓降西階一等下褚氏云禮器

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叔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

為二而以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今案褚說是矣但叔氏必以大

夫與士同三尺者意以大夫堂五尺則階五等受者在階上而授者

止升一等疑太遠故也盛氏則謂闕三等相授恐無此授法疑經文

升一等一字或三字之譌耳云今文無束者凡物十日束故

賓止也

上注云東帛十端帛也若無束字於義不備故鄭氏從古文

主人三降**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三降賓不從者賈疏云以主人降堂

賓不從**疏**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張氏爾岐云注言三降不數降

盜者盥時賓亦從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不敢食**疏**正義曰公食之

降自如常法也

之西序端不降也注云不敢食於尊處者叔氏云亦為主

人立於堂故不敢食於席也其尊敵故但避之於堂上而已主人辭

賓反之**疏**正義曰主人辭辭其食於西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疏**正

義

曰公食之卷加席公不辭此則主人辭而賓反辭幣降一等主人從

之以其敵也反之謂反其設席之常不卷也

從辭疏正義曰敖氏云辭而降一等為恭也從

賓降疏亦降一等也從者辭其降且不許其辭受侑幣再拜稽首主

人送幣亦然疏正義曰注云敵也者係解經亦然之義以賓主人

再拜稽首也賈謂雖敵亦稽首失注意矣又蔡氏疑稽首為頓首之

誤謂非國君不當稽首不知大夫不能親食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

則其幣為官給可知故受幣者如對主君必稽首而送幣者亦辭于

必稽首以答之也此說方氏苞王氏士讓惠氏棟俱已辨之

主人降一等主人從疏辭謂辭其

卒食徹于西序端疏正義曰注云亦親

者公親食賓卒食取梁與醬以降奠於階西注云亦

親徹也此徹於西序端亦是親徹但不於階下耳

東面再拜降出

拜亦拜疏正義曰東面再拜與公食同但不稽首耳此

卒食疏先言拜而後言降明拜於階上非階下也

其他皆如公

食大夫之禮疏正義曰毛本此下有注云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數

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清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

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

皆是異也校勘記云此段疏入十六字今本俱誤作注盛氏云監本

亦誤今案嚴本陳章注本俱無此注從之○敖氏云他謂在公食禮

中而不見於上者也然上禮所不見者亦未可

盡與公食禮相通經云皆如者大約言之耳

右大夫相食之禮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禮列國

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疏**正義曰褚氏云注云同爵專據主國大夫言主

于堂無賓禮同**疏**正義曰儻唐石經嚴本集釋敖氏俱作擯徐本

禮同者敖氏云言此者嫌或與君禮異也賓受大夫餼不於堂故明之

右大夫不親食君使人代致

記

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疏**正義曰注云食禮輕也者鄭見諸禮皆有

前期之宿戒而食不然故云禮輕也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者鄭解宿戒為二謂戒為前期三日

宿為前期一日賈疏以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少牢前期一日宿證之然士冠前期戒賓又前期宿賓戒宿俱在冠日前亦可

證也此不宿戒謂無前期之宿又無前期之戒但即日戒耳敖氏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此則當日乃戒故云不宿戒是訓宿為豫

與鄭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與戒之賓**疏**正義曰注云食賓之朝夙與

異戒者而來不復召者鄉飲鄉射雖即日戒賓然戒後尚有速此則賓從戒者而來並不速也食禮所以如此其簡者以主國待賓之禮有

饗有有食燕若皆拘於三日戒一日宿之例則相繼行之為日必多恐不免留賓廢事之愆故必從其簡也至饗先於食或有宿戒與否

其禮亡不授几異於禮也疏正義曰注云異於醴也者謂無阼席公不

疏正義曰注云公不坐者以食禮公前無食賓食則公退於箱不坐於阼故無席也

右記食禮異於常禮

亨于門外東方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疏正義曰章氏平云經中言亨

吉禮賓禮皆亨于門外又惟士虞亨于廟門外之右餘皆于東方特牲士禮亦亨于門外東方則注所云大夫之事未知何指疏旁撫經

注而於特牲惟出主婦視饋饗于西堂下獨不及其下句豈有意回護邪今案互詳燕禮

右記亨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

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為莞疏正義曰

廟者也掌毛本誤作宰宮閭本通解俱誤作官今文萑皆為莞疏正義曰文作作○此几與席司宮具之據聘禮注所具之几蓋漆几也筵與

席散文通對文則近地者為筵其上加者為席故此蒲稱筵萑稱席也蒲筵加萑席蓋筵上下大夫之法此節雖無文然據下文云上大

夫蒲席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則上大夫與下大夫同矣故鄭注聘禮宰夫徹几改筵引此文即云此筵上下大夫也注云司宮

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汗穢之事即此司宮儀禮釋官云案司宮當以此注為正燕禮注解為

小宰誤此疏既釋為宮人又云燕禮司宮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司

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其說甚非小宰職無設尊之文大宰

之屬無司几筵之官總之注既誤解為小宰疏欲護注故多紕繆耳

互詳燕禮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半常則八尺也故考工記注

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說文亦謂尋八尺也云純緣也者謂緣邊也

云萑細葦也者爾雅葦葦郭注葦也又云萑亂郭注似葦而小實中

說文萑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離詩八月萑葦毛傳八月亂為萑葦

為葦是萑與萑亂一物初生名萑名亂既秀為萑也云末經所終有

以識之者織席有經緯經所終是末蓋有首尾可記識也云必長筵

者以有左右饌也者案筵之長倍於席以正饌在左加饌在右皆陳

於筵前故宜長也云今文萑皆為莞者鄭此注云萑細葦而箋詩解

莞為小蒲二者皆可為席鄭於此定從古文作萑而敖氏據周禮司

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又謂萑乃葦屬為物麤惡
宜從今文作莞胡氏承琪駁之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昨
席莞筵加纁席其筵國賓與昨席同聘禮明云改筵則此食禮之席
必不同於祭祀之蒲筵莞席敖氏徒斤斤莞萑二物之美惡而不辨
禮之差等妄矣禮經釋例云萑席即周官莞筵也莞萑聲相近蓋欲
紐合為一胡氏云莞萑明係二物萑席以細葦為之亦未為麤惡今
案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
侯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朝禮天子設斧依節
引之又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鄭注燕禮設公席節引之
司几筵又曰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謂亦用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
也鄭注聘禮醴賓節及此記下節引之獨此節 宰夫筵出自東房筵
不引周禮為證者蓋以禮文參差未可強合也 宰夫筵出自東
在房宰夫敷之也疏正義曰東房毛本誤作東方注云筵本在房
天子諸侯左右房 宰夫敷之也者經云宰夫設筵此云筵出自東

房明是司宮具之於房內宰夫敷之故云出自東房也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賈疏云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又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云左房東房也入君左右房又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喪大記婦人鬢帶麻於房中注云婦人之鬢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鄭氏釋經屢以此為說蓋謂天子諸侯之宗廟路寢射宮皆有東房西房大夫士無西房唯有東房西室而已然其說考之於經實不合故後儒多駁之陳氏祥道禮書云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叔氏繼公儀禮集說同萬氏斯大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眾賓之席以為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明言有右房矣江氏永釋宮增注云案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據此諸說則以大夫士宗廟正寢學制為無西房者誠誤也然東房西室乃諸侯以下燕寢之制又天子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有五室無左右房諸侯以下至士宗廟正寢皆有左右房鄭以天子諸侯統言之與詩斯干箋禮記玉藻注不合蓋未及追改詳士昏禮及覲禮記

右記筵席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

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正義曰賓之乘車謂凡朝位賓主之閒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大夫所乘入朝之車

西方賓位也敖氏云車北面立者侯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稅駕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由禮曰客車不入大門今云在大

門外是不入也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王制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是也云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者少儀曰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又曰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鄭注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此注言還立之義也云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

位當車前者蓋賓至大門外下車入於次及擯者出請事賓出次步進直闌西北面立所謂位即朝位也周禮大行人曰凡大國之孤朝

位當車前不言卿大夫有異故知卿大夫與孤同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閒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者即大行人所云上公朝位賓主之

閒九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右記乘車

銅筆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莖莖之屬今文苦為芞正義曰銅釋

藿周學健云石經牛字作半校勘記云石經半字今已刊缺蓋初作半而後為牛也藿徐陳闡葛通解俱作霍嚴本集釋俱作藿徐本注

仍作藿半从下不从下嚴徐葛本俱作半誤○銅筆記銅羹所用之菜也說文筆字下引詩左右筆之段氏注云毛鄭詩考正曰筆菜之

烹於肉清者也禮羹羊菹醢凡四物肉謂之羹菜謂之羊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生為之是為醢人豆實芼則清烹之與羹相從實諸

銅今案士虞特牲二篇亦記銅筆但彼止有特豕此食禮用大牢牛羊豕具故別言之牛則用藿羊則用苦豕則用薇也士虞特牲言用

苦若薇者以止有特豕苦薇二者皆可用隨用其一也士虞又云有

也者說文藿作藿云未之少也未即豆也少幼少也詩毛傳云藿猶

苗也是也李善引說文作豆之葉也與鄭合云苦苦茶也者爾雅釋

草茶苦菜郝氏義疏云說文茶苦菜也經典單言茶者如采茶新漚

藿茶如飴誰謂茶苦皆謂苦菜也單言苦者如詩采苦采苦內則濡

豚包苦及公食大夫記銅羊羊苦亦皆謂苦菜也今案詩邨風毛傳

云茶苦菜唐風傳云苦苦菜是苦與茶為一物也薇注無釋案薇亦

藿類也說文薇菜也似藿段氏注云謂似豆葉也陸璣詩疏曰薇山

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

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也爾雅釋草薇垂

水郭注生於水邊段氏云薇采於山野生者也釋草云垂水乃薇之

俗名耳不當以生於水邊釋之云滑藿昔之屬者內則曰藿昔粉榆

免藿滑隴以滑之故注以滑為藿昔之屬也此記但云皆有滑不言

所用何物士虞記則云有滑夏用葵冬用昔注昔藿類也乾則滑夏
秋用生葵冬春用乾昔特牲記亦云皆有滑夏葵冬萱注昔藿屬乾
之冬滑於葵案說文藿草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段氏注云
大雅藿茶如飴毛傳藿菜也夏小正二月榮藿案爾雅釋草藿有二
齧苦藿詩禮之藿也及藿草晉語之置藿於肉即今附子也內則釋
文云昔音九似藿而葉大也說文葵葵菜也崔寔曰六月六日可種
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可作葵菹乾葵案葵至九月始乾故鄭云
夏秋用生葵也士虞特牲注云昔乾則滑又云乾之冬滑於葵此所
以冬春用乾藿也內則注云冬用藿夏用昔與此不同者孔疏內則
藿昔相對故冬用藿夏用昔士虞禮葵與昔相對故夏用葵冬用藿
也所對不同故注有異今案儀禮記明云冬昔而內則注云夏用藿
究屬兩歧矣云今文苦為芊者說文芊地黃也即引此記作羊苦蓋

從今文然此字宜作苦不宜作辛鄭已辨之士虞特牲二記注皆云
今文苦為辛特牲注又云辛乃地黃非也是鄭已辨之矣王石曜先
生云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辛乃苦之假借字也

右記銅筆

贊者盥從俎升俎其所**疏**正義曰盥者以將佐賓祭宜致潔也注
云俎其所有事者敖氏云贊者之所有事

於賓者盥俎庶羞之祭也而俎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今案賈疏
謂豆亦從下升黍稷亦贊祭不知豆從下升乃加饌之豆設之在後
若正饌之豆與黍稷皆自東房出不由下升故贊者必
從俎也賈說誤敖氏以盥為言亦未的江氏筠已辨之

右記贊者升節

簠有蓋冪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疏**正義曰注冪中也毛本中
以冪冪中也今文或作冪

冪作冪陳監作冪亦誤嚴本釋文俱作冪云稻梁將食乃設去會
於房蓋以冪者賈疏云簠蓋相將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

稷先設故卻會于敦南簠盛稻梁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於房蓋以
冪也賈又云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冪據出房未設而言云

冪中也者冪與幙同周禮注以巾覆物曰幙說文幙下云周禮有幙
人今周禮作冪胡氏承拱云此不過偏旁有在左在下之異耳此經

古文作冪與周禮同云今文或作冪者冪是帷幕說文帷在下
上曰幕與巾冪字異故鄭不從簠制詳士昏禮黍稷四敦下

右記簠

凡炙無醬已有疏正義曰注和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嚴本無○凡
有鹹和也者釋所以無醬之義注云已

右記炙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

疏正義曰記因上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無上下大夫

加萑席而其純又如下大夫之純是上下大夫同也言皆者謂蒲筵

亦用緇布為純萑席亦用玄帛為純二者之純皆同也吳氏疑義云

不言常與尋者筵之丈尺未聞有尊卑之別故略之注云謂三命

大夫也者上大夫卿有三命再命之不同注獨言三命者見三命之

大夫亦與下大夫同也云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者鄭

意以公之孤四命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推言之周禮司几筵曰筵

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纁席畫

純詳聘禮宰夫徹几改筵下

右記上大夫筵席與下大夫同

卿擯由下不升疏正義曰擯監本誤作賓注云不升堂也者謂卿

之故曰卿擯郝氏敬解卿擯為食卿之擯非又謂食卿則擯立堂下

有事由下升與鄭異江氏筠云案經擯者之文凡三見辭賓于階下

答公拜至一也公揖退時擯者退負東塾立二也進相幣幣三也此

三節聘禮亦具有之據二經於辭拜時俱云公降一等辭則擯者為

公釋辭無反居堂上與由下升之理其負塾與相幣俱止云進云退亦並無升堂降堂之事郝說非也

上贊下大夫也

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疏正義曰注云上謂堂上者敖氏云上贊即經相近以佐上下為名

云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者擯佐於堂下贊佐於堂上故擯云由下而贊云上贊以此為名也敖氏又云此上贊以下大夫為之者欲其不尊於賓案此記食下大夫之法贊在堂上佐賓祭黍稷祭肺祭庶羞其儀甚繁若使尊於賓者為之恐不免有尊臨己食之嫌也

右記擯贊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疏正義云以優賓者謂優於大夫也張氏爾岐云前經下大夫不言食庶羞言飲漱不言飲酒亦其禮之殊者高氏愈云上大夫庶羞多言於酒

飲漿飲之時雖食庶羞亦可江氏筠云上大夫食庶羞時酒飲漿飲得兼用之以演安其庶羞之食耳盛氏云此節疑有脫誤當闕之今案細繹記文難以強解敖氏已言之矣注說簡質難

明高江說異於注而於記亦未盡洽當從盛說為是拜食與侑幣皆

再拜稽首嫌上大夫疏正義曰注云嫌上大夫不稽首者鄭以此節不稽首不稽首文承上大夫言之故云然褚氏云記明無論

公親食與否而兩者之拜上大夫不得與下大夫異其儀也褚蓋以不親食之禮經但云拜賜於朝未言再拜稽首故記統明之說亦通

○劉氏敞補公食大夫義曰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拳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

也

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
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己輕則卑之己重則是以
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
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
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
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
也君子於其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
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
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
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
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筮言以身親
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梁以
清醬以君之厚己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東帛雖
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
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
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
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
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
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
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
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
足祭也將煇主人辭曰不足煇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
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右記庶羞及侑幣

儀禮正義十九